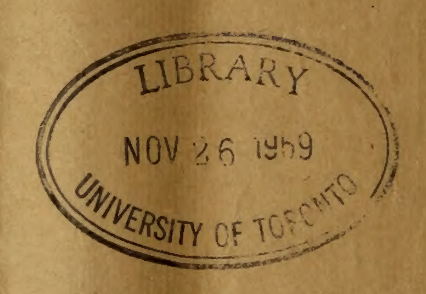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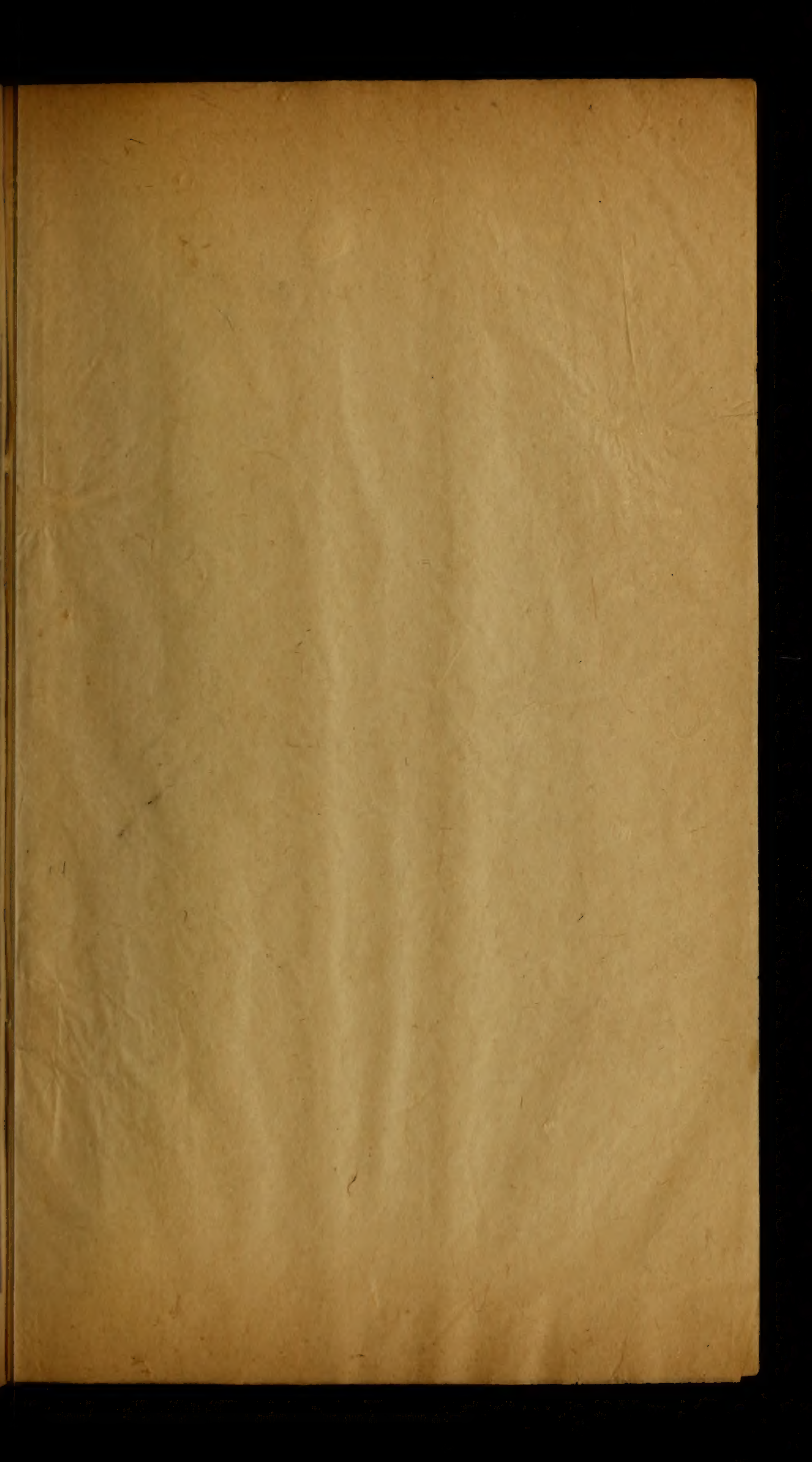
關聖帝君寶訓像註

四





關帝寶訓像註卷四目録

好尚奢詐不重勤儉

吳良佐　鬼警奢侈　陳克愼　養兒暴殄

輕棄五穀

農民　天罰輕穀　張儀方　輕粟獲譴

不報有恩

王之巽　衆罵負恩

瞞心昧己大斗小秤

南貨店　燒燬假秤

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託說昇天斂物行淫

白蓮教　邪教誣民

明瞞暗騙橫言曲語

郝三善　慣騙遭掠　蔡　翁　負債犬報

白口咒詛背地謀害

馬　清　害人損目

不存天理不順人心

趙　仲　喪心自害

不信報應引人爲惡

顏友程　報應不爽　楊　詢　成人之惡

不修片善行諸惡事

李有容　行惡變犬　董思正　惡行酒魔

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蠢殺身亡家男

盜女淫

施　廣　不仁遭劫　趙　光　妖邪惡報

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

何應元　貴子不終　沈元直　淫報其子

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

郭承恩　善惡分報　徐　爵　作惡伏法

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

徐踐義　刋施寶訓

戲侮吾言斬首分形若能持誦凶消聚慶

蔡　貴　侮神殺身　錢　盈　帝訓避邪

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

王開祚　神麻得子　蕭　震　陰德增壽

吳子芳　施濟書香

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推
善可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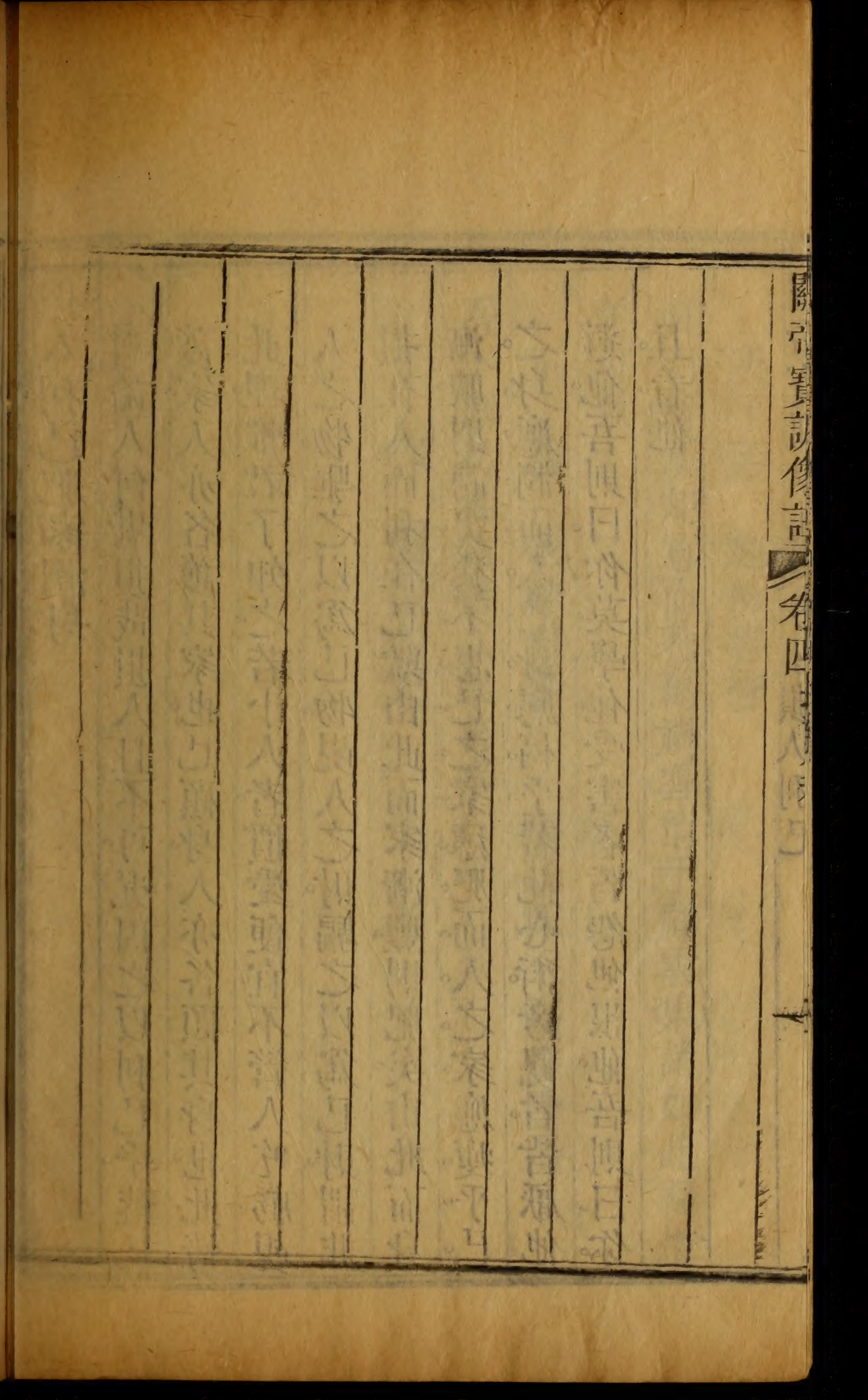
東　翁　敬神自警　張廷琛　福善妙用

吾本無私惟佑善人衆善奉行毋怠厥志

于　保　關聖勾免　李　隼　帝佑得金

損人利己肥家潤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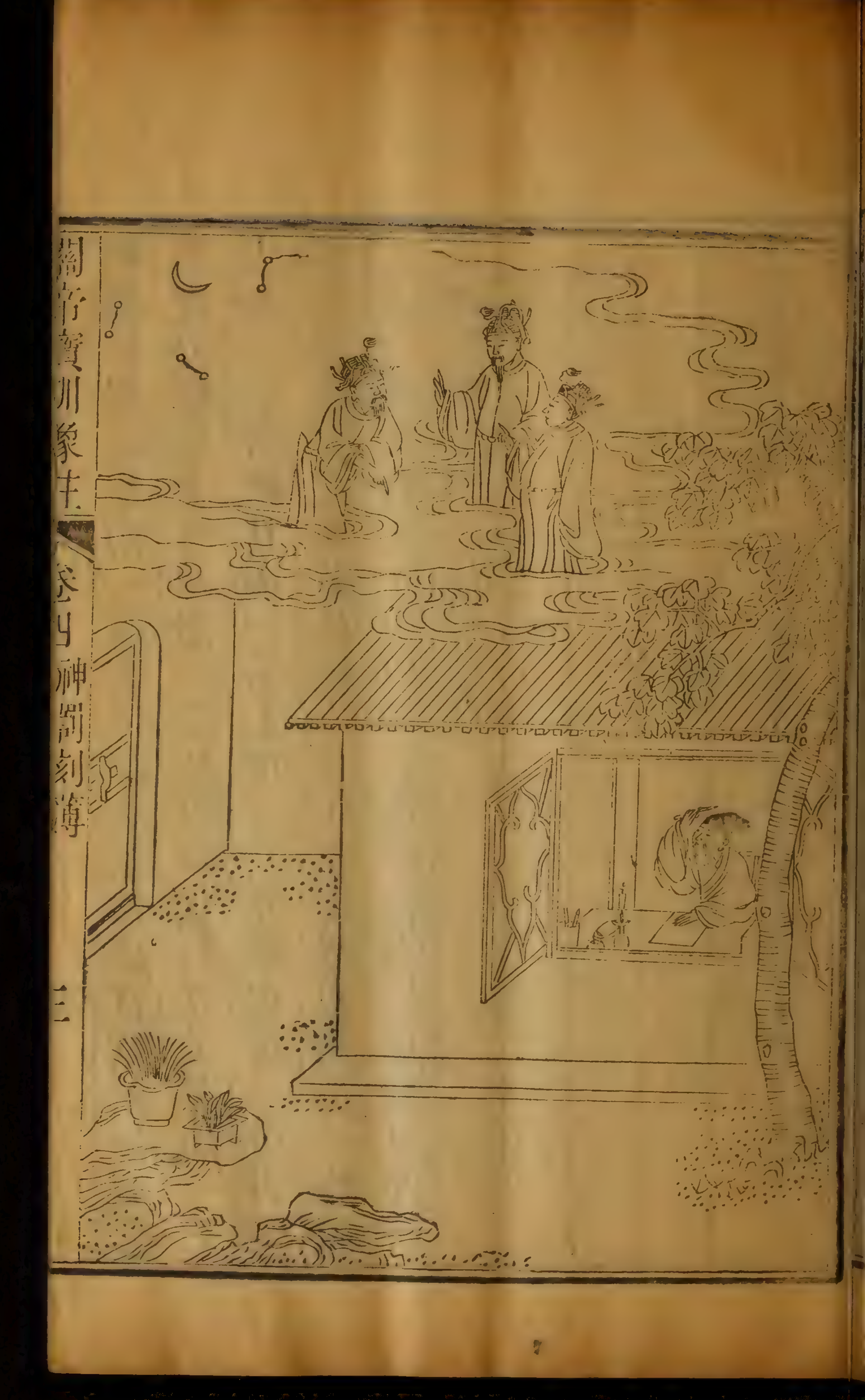
〔增論〕人何堪損哉損人且不可況因之以利己乎蓋已護家人亦各護其家也已顧身人亦各顧其身也此情此理惟君子知之若小人者慣愛便宜不管人吃虧覬人之物驅之以爲己物覬人之財騙之以爲己財謂非損在人而利在己歟由此而家漸豐則肥矣由此而身漸腴則潤矣獨不思己之家應肥而人之家應瘦乎己之身應潤而人之身應槁乎若此心術旁觀者皆厭他避他吾則曰你莫學他受害者皆怨他恨他吾則曰你且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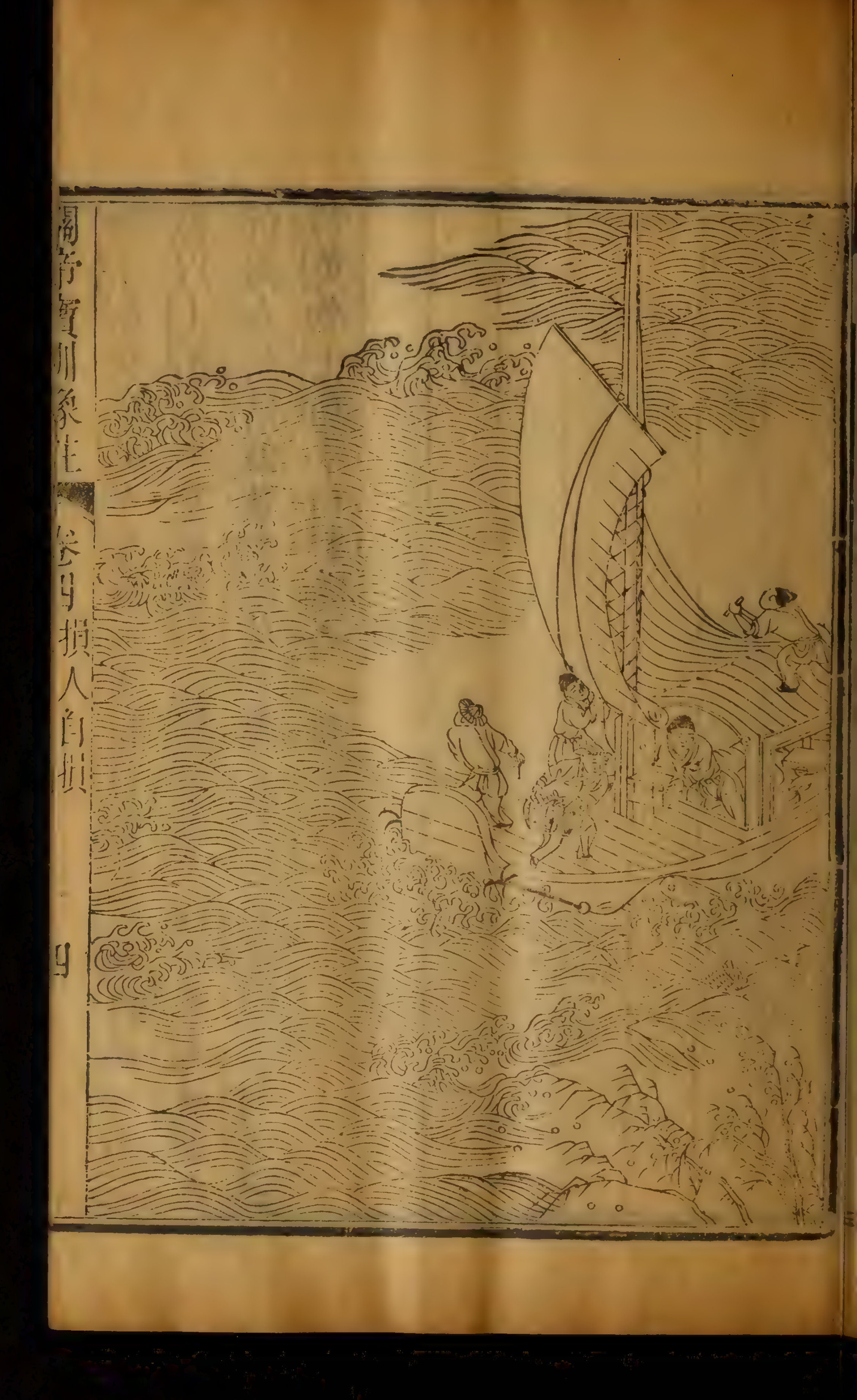


刻算致富
諸惡莫作
松茂

單有益宛平人重利放債算析秋毫人號曰單算盤與之交者無不吃虧見人家一器一物亦用計騙來因而家漸豐起蓋房廊陳設玩好居然豪富矣其母舅誡之曰爾剝衆小財為一大財削衆小家成一大家恐干天怒以總算把爾零算以惡算罰爾刻算也未幾遭天火家業蕩然無立錐之地



明陳智錫云。江南一翁。富甲郡縣。刻薄殊甚。其館師讀書至夜分。聞屋上有神語一云、某謀利甚刻。當焚其居。一云、太輕。一云、當絕其嗣。一云、太重。一云、然則與彼一淩霄罷。師異而筆記之。默藏於樑上。是年。富翁從揚州娶一妓。號淩霄。百般耗費。生子不肖。傾蕩無存。後拆卸屋樑。見師所記神語。衆人知之。莫不歎息



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墊船底以已物置其上開船忽大風船幾沉舟人急請減載倉皇信手抛去及風定檢視之則所棄皆英物士衡手自封識者一無所失

恨天怨地呵風罵雨

〔增〕論世間妄人最多。其心放而不收。其行肆而不謹。其言狂悖而無倫。對人有然。即對神亦未始不然也。如天地有憾也。敬以答之而已。彼則不勝其憤焉。風雨失調也。靜以聽之而已。彼則不勝其怒焉。憤之甚則恨與怨集也。怨之甚則罵與呵迭起也。果癲歟。痴歟。病且醉歟。不過一時性暴自貽伊慼也。





荊門楊大同平生飲博淫蕩貲產費盡窮苦無聊嘗指斥上天不公一夕遇一少年云有一好境但隨我去不患不富隨至一宅少年忽不見欲出無路聞數人大叫捕賊將大同捉毆乃知是半夜入人家矣丑送官不能分理遂受杖不數日而死不知少年是何神



李尚仁。定州人。因商販回家。宿旅店中。陰雨六七日。仁不能起程。向空高聲曰。這眼淚流到幾時。等到眼淚流乾。我的盤費罄盡了。店主人曰。天雨是常事。何苦造此口業。次日天晴。仁騎騾過橋。泥滑騾驚。將仁左足跌折。竟成一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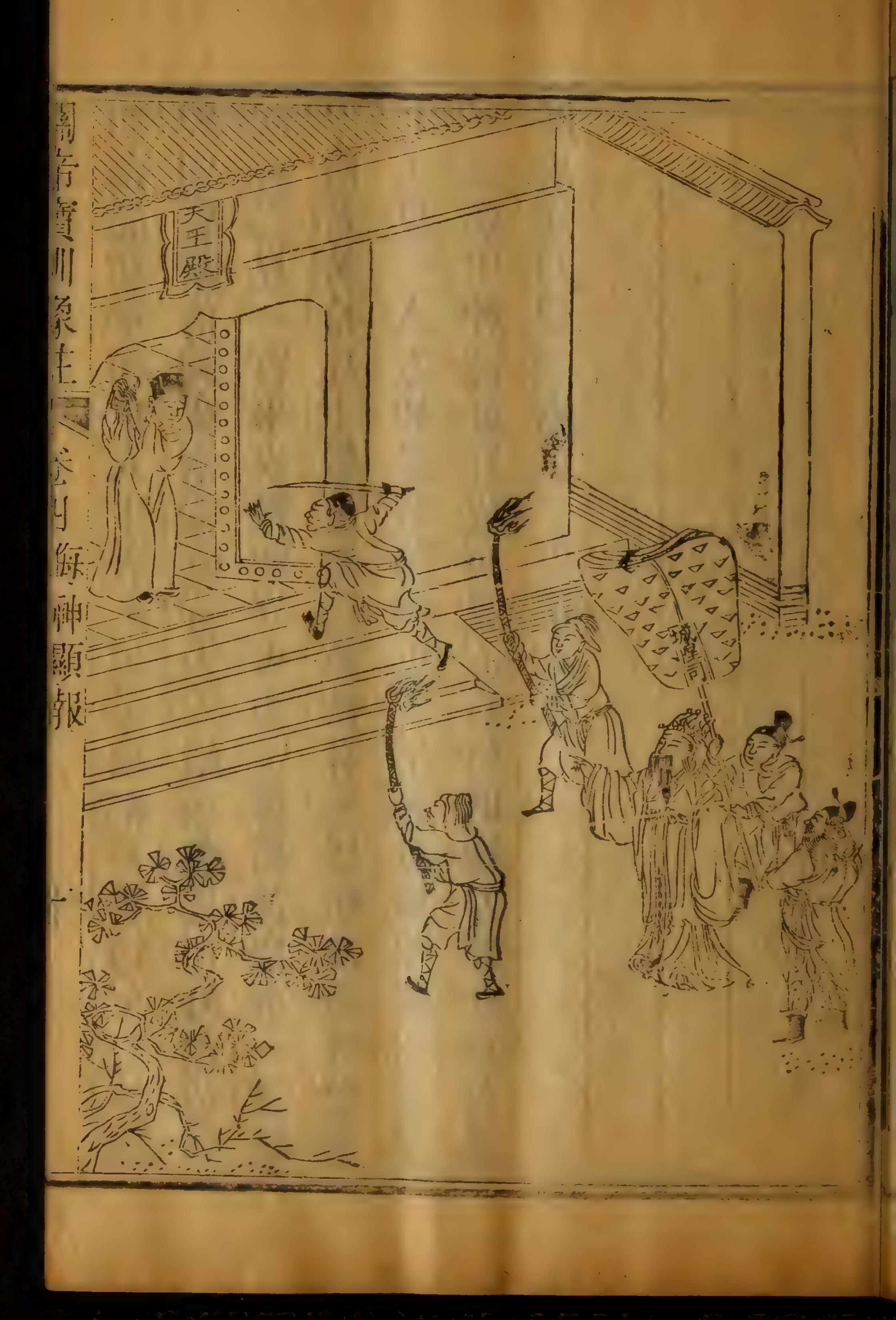
謗聖毀賢滅像欺神

〔增論〕惟聖與賢誰敢侮之而弗敬耶惟神與像孰敢慢之而弗禮耶然敬者其常而侮者其變也禮者固多而慢者或有也不敢謂世竟無此人也蓋其人甘自居於下流則藐忽聖賢肆口而謗毀者有之或其人謬自詡爲正直每輕蔑神像放膽而欺滅者有之此等形景令人聞之氣憤見之色變亦不屑與之辨是非也祇目爲衣冠中之畜類而已




大成殿

明嘉靖年間保定郡守朔日文廟行香有貧生向守求賑守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貧乃士之常貴能安耳生曰顏子有附郭田可耕何至如此窮信其果貧可笑之極守怒其侮慢聖賢令教官責之叱去後歲考此生將頭題遺落未寫宗師批卷面云首題遺落可笑之極遂除名


天王殿
城隍司

明萬歷初年西華人王著應里役與納戶爭逋欠誓於城隍廟惡語侮神夜宿揚善寺天王殿內忽聞門外喝道聲起視之見一官朱衣幞頭立火炬下擁衛甚衆令一隸操刀向著著持几上墨硯擲之竟被隸剌口頰流血寺僧驚起不見一人方知是城隍神也次早著赴城隍殿因服謝罪視廟中神儀如昨夜所見而右侍則操刀隸也身有墨跡焉逾月口頰瘡始平刀痕宛然

宰殺牛犬

[增論]凡物命俱不可殺況牛犬耶牛代人耕地物之大有功者犬爲主守家物之最有義者乃人竟操刀而殺之狠歟不狠歟或買肉而食之該歟不該歟若輩之忍心至此殊不能令人解矣彼殺之者每謬語曰豢牛原爲服力何云有功也畜犬原爲守夜何云有義也殺之無礙也彼食之者又飾語曰牛即有功非因我而横死也犬即有義非因我而寃斃也食之無傷也甚至明知爲非而取其價賤謂其性補未免强執爲是矣即或有人勸阻而不平之狀不服之言未免與人爲難矣所謂甘令神明惡之而並不一悔者也悲夫

呂祖戒牛歌

君不見牛耕土曳步前奔用力努又不見日當午血汗通身涎沫吐世間畜類多無如他報主可恨貪財農心狠如狠虎見他筋力衰賣與人烹煮割下頭剖開肚血塗鐘皮鞔鼓骨鍥簪肉作脯當日耕田難上難今日粉身苦不苦冤魂泣訴閻羅王閻羅悲憫不能語但說宰牛夫受罪在地府或丟劍樹叢或擲刀山塢或灌滚銅汁或烙紅鐵柱永劫不翻身翻身世變汝又有食牛人不由人勸阻勸之起爭端阻之笑迂腐怕說牛有功強說牛能補一任罪通天不知何肺腑豈知一食牛立刻干神怒縱有好心腸此條登惡簿應註禍來侵暗折福

無數貧夭逮兒孫甚至滅門戶吁嗟乎牛代人耕誰不覩殺而食之喪心伍我今降乩普告人戒此方堪對佛訓

北斗神君戒食犬文

犬一團靈性守家而戀主者也人何苦食之耶逈其守家勤勤晨起看門生人內闖直撲直吞反人外何隨喊隨跟不懈心於白日尤著意於黃昏逮夫夜靜人睡鼠竊作祟犬吠一聲隱隱閃退又或強賊兇爭各持兵器犬吠連聲忙忙逃避至若冬夜慄慄風雪密密凍餓待僵寒戰喘息猶復鬪聲強呼見影掙起俾主人覺之而少停叱之而後止是犬之有功顯然其可紀而且惓惓

戀主感入肺腑久客外歸歡跳如舞主貧而彼不厭主亡而彼不散主逐之而彼不離主餓之而彼不憾甚至賣與遠方牛載悠長彼仍乘機宵遁找路來央間或舊主不納狠心趕打彼仍回頭乞憐搖尾弗捨祇欲冀主之留並忘其主之愁但思報主之恩寧甘任主之殺是犬之有義確乎其不可拔人何忍食之耶道家云犬肉登庖竈君懷憤奏天曹釋家云犬肉不減諸佛聞知皆見怪人何敢食之耶其食之者不念功也不重義也神弗欲也佛弗識也雖有善者諷之則見疎附之則生忌亦畏禍而口閉矣吾願世之人去爾惑情消爾戾志甚勿再食此味而甘爲上天之所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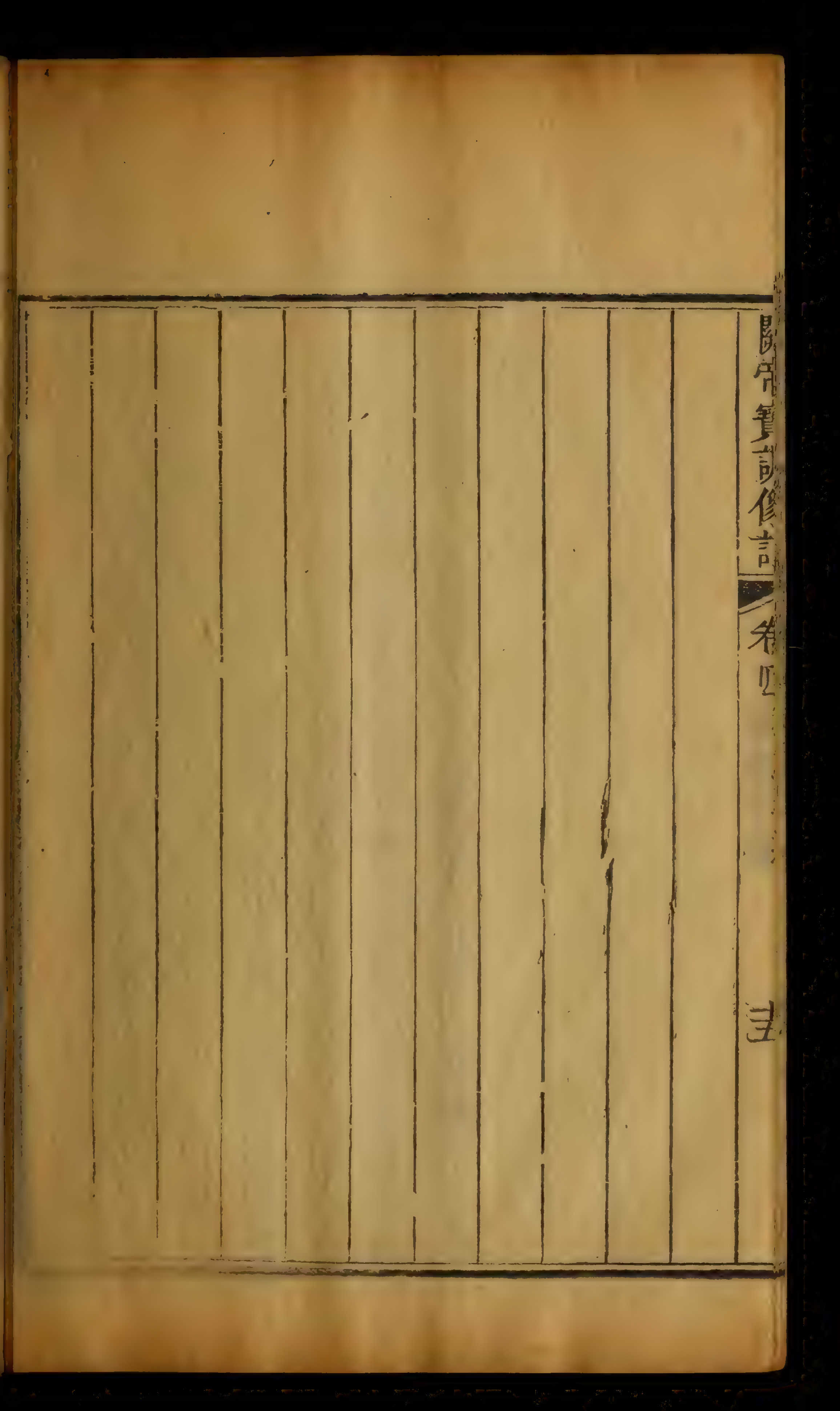
里正景世庠魂至陰司。主者怒曰。汝本應福壽。坐殺牛二百。且好食犬。今當貧夭矣。庠曰。食犬有之。牛實未嘗殺。主者曰。汝爲里正。里中殺牛而汝不禁。與汝殺何異。姑放還警世。越一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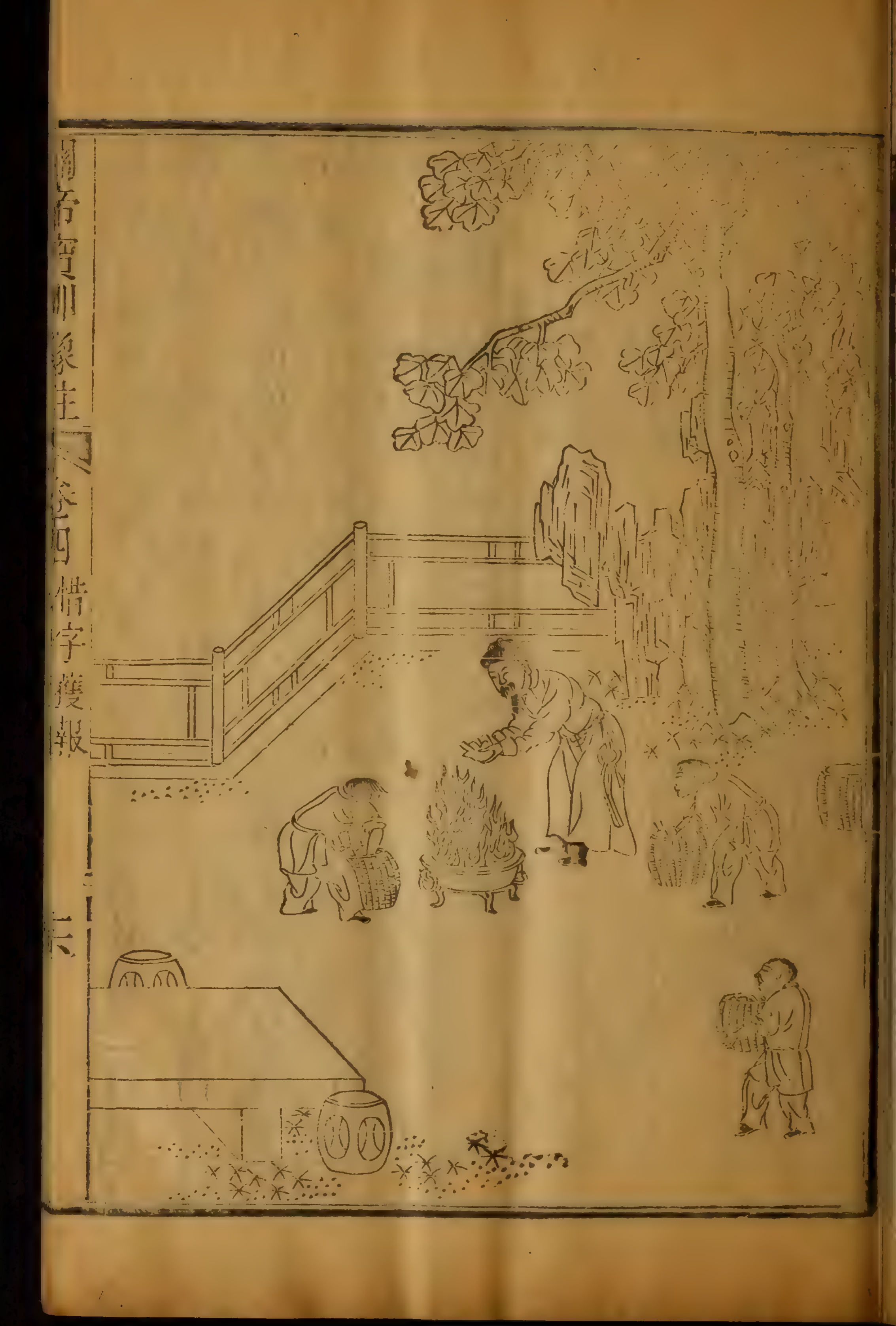


明趙一鳳汾州府人好談報應明知牛不可食但不能自禁遊至廣東俗尚食犬鳳亦食之回時過江僱船船戶問曰客是趙一鳳否鳳驚曰然何以知我名船戶曰昨初更沙灘有二鬼坐敘一曰明午有趙一鳳過其人亦知爲善但不戒食牛近又食犬神令覆其舟一曰竟溺死乎答曰文內未有溺死字但云沉其背姑眇之我不敢渡爾也鳳大恐另覓船渡將抵岸忽風浪作船翻水中船戶用篙救搭誤傷眼物漂去僅存其命回家誓不食牛犬然竟眇一目

穢溺字紙

〔按〕論昔蒼頡作字而鬼夜泣以其洩造化之秘也字誠重矣哉後之聖人著書立說垂教萬世非字無以廣其傳俗至今三教流通胥賴乎字字又烏可棄之耶而世不知愛惜不加欽敬以致委於道路穢者有之溺者有之任人作踐良可歎矣深可憐矣嗟嗟以聖人之字而視如糞土是藐聖人也是蔑聖人也猶以爲無心之小過不亦謬哉





國朝金甌誠心敬惜字紙凡遇道途字迹必拾之有染汚穢者則滌之焚灰投於河如是有年一夕夢 文昌帝君召甌至殿前傳命賜以功名次日適有友邀甌赴童子試始閱書便自能解悟遂入泮後倍加敬惜刊施惜字紙文逢人勸化如是文二十年闡子桐年十六為諸生二十一歲發雍正丙午科解元聯捷進士入翰林



康熙壬寅金陵周子妻被雷震死有手製新履幾雙碎裂於前其中字紙片斷糜析蓋此婦夙昔恒以字紙襯鞋底故坐是譴也



槎浮朱寧約字士豐留意八法。銳進未艾。康熙乙丑二月。以微疾卒。其友羣集哭之。忽甦云。吾壽該四十二。以平日勤於學字。隨意焚燒。散其灰不珍惜。陰司錄爲過。減去五年。故今三十七即終也。幸諸君識此事。勿輕忽字紙灰。言訖仍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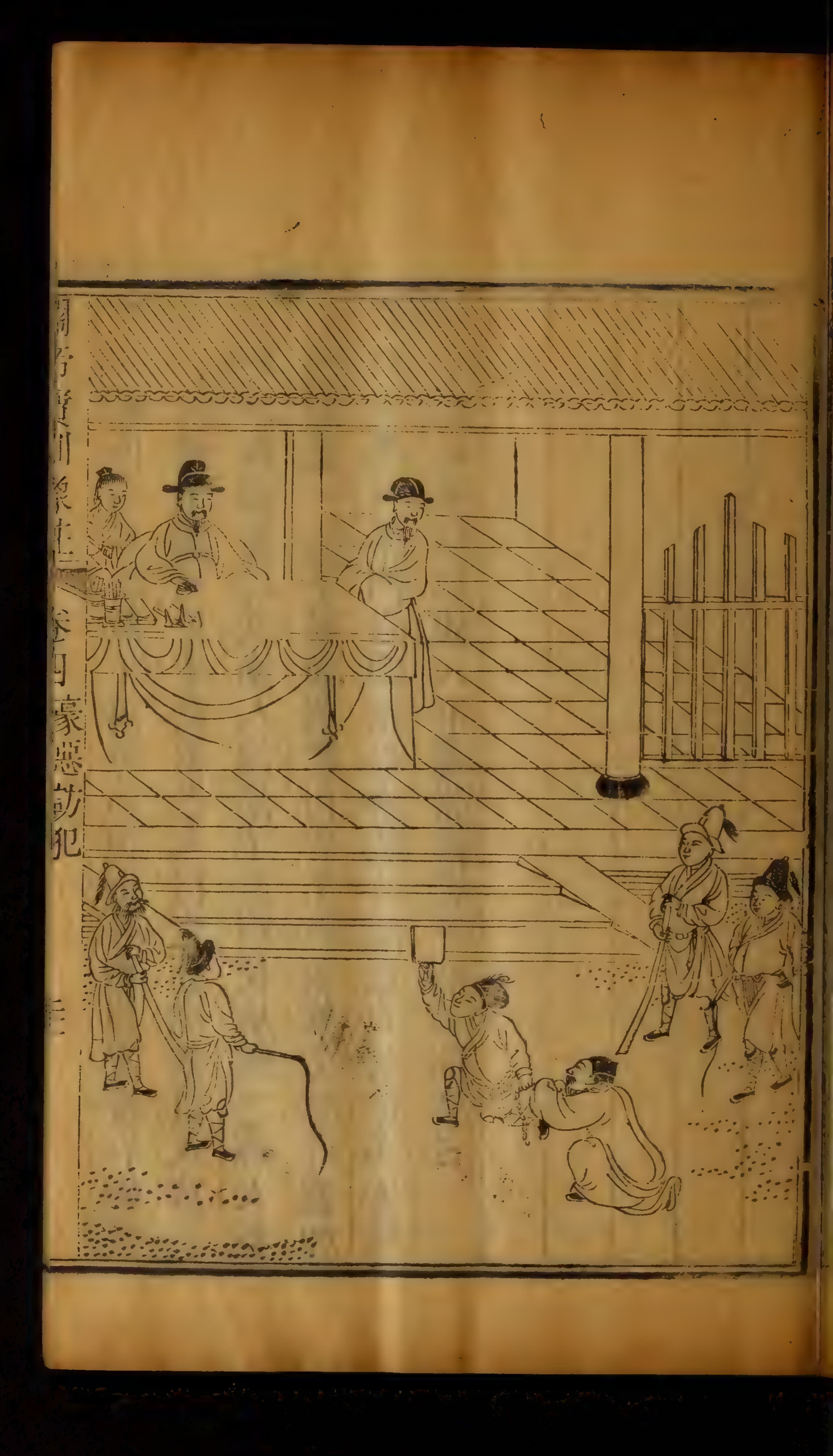
恃勢辱善

增論凡人有得爲之資居得爲之地則名之曰勢勢焰如火而易熄也勢大如山而易頹也人値此地第一爲人造福則善用乎勢者次之而遇人以禮亦善忘乎勢者乃小人有勢遂得意自滿倚勢凌人意曰人當畏我也當媚我也而善者則安分守拙斷然不肯趨勢難乎免爲所惡矣惡心生則窘辱備至矣不知善者能吃虧能忍氣總不屑與之較亦祇增恃勢者之罪業而已究與善者何害耶




家常便飯
害人自害

盧多遜流崖州至貶所食於道傍有旅媼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問之媼蹙然曰我本京中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爲某事不從懷怨中以法盡室竄南荒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恃權怙勢辱害善良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夫恃勢害人終亦自害有勢者曷勿思耶



明關宏山西人。財數十萬。每巡撫至。必費貲交接。府縣皆與款洽。勢焰薰天。邑中良善之人。畏之如虎。覇買人房田。不允。則嫁禍害之。武斷人詞訟。不服。則仗威制之。鄉人號曰惡閻王。一士子投詩刺之曰。閻王本善。誰云惡。此號加君君不樂。何弗捫心細細思。鄉情公論原非刻。後爲按院訪拿處死。家財爲族人爭奪罄盡。妻子窮不能度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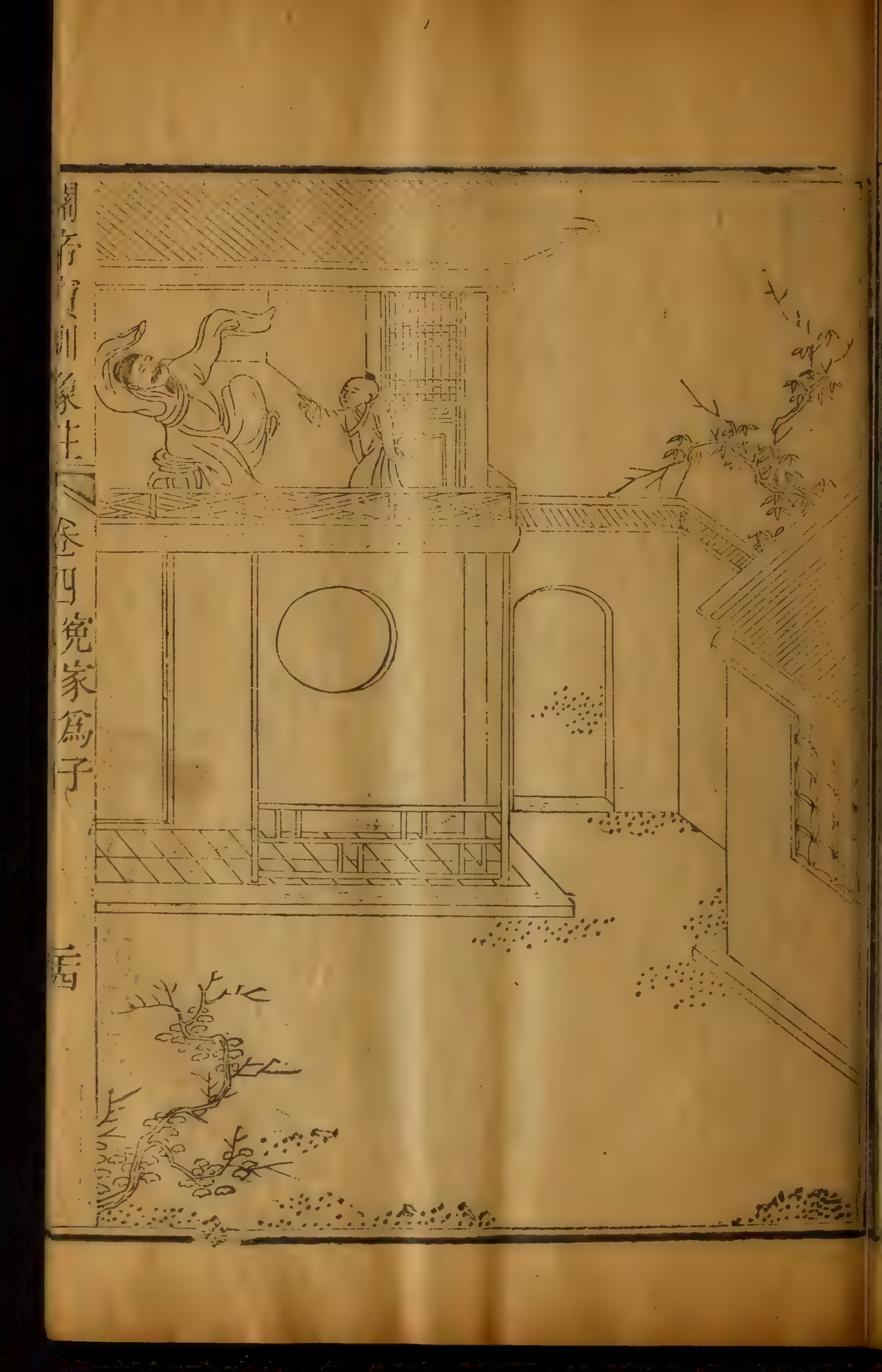
倚富壓貧

【註論】衆人皆貧我獨富詎非天所予耶然天予人以富宜不欲人自享其富亦視其待貧人爲何如耳而有善處富者仍退然自抑曰天待我以厚我何忍待貧以薄歟況水火盜賊官詞疾病何一不可奪吾富者而必斤斤焉刻待貧人歟因而敬貧讓貧不惜與爲周旋扶貧幫貧不吝多爲提攜則富而能散天必相此吉人矣若不善處富者自奉則窮奢極欲待人則驕傲橫恣凡遇貧人慢之厭之疎而遠之絲毫不肯資助固無論矣若一拂其欲則曰以我之財何求不得何物貧者敢違我之欲乎於是仗其財而謀奪之而貧人之受其侵暴幾

含冤而莫訴矣或一攖其怒則曰以我之財何怨不報何物貧者敢激我之怒乎於是恃其財而凌虐之而貧人之受其挫辱幾垂死而莫救矣噫壓貧如此而天道其容乎哉是自來禍也不報於其身必報於其子孫矣


慳吝被火
當

明史百代大與人開金鋪典鋪珠寶鋪貲本十餘萬祗自享用貧人來借吝不輕與嘗曰貧人都要騙我若與之便以我爲獃矣有高僧勸之曰老施主太緊守了須看破些先幫骨肉後濟友朋再有餘量力施與僧叢不然恐有天殃也代變色曰殃何時至耶僧答曰不定本身與妻室不定兒女與孫曹不定此生與來世不定今晚與明朝到那時悔無及矣代不聽未數月代晨起見房上坐一紅臉人須臾火起代僅逃出而一妻二子俱燒死屋中竟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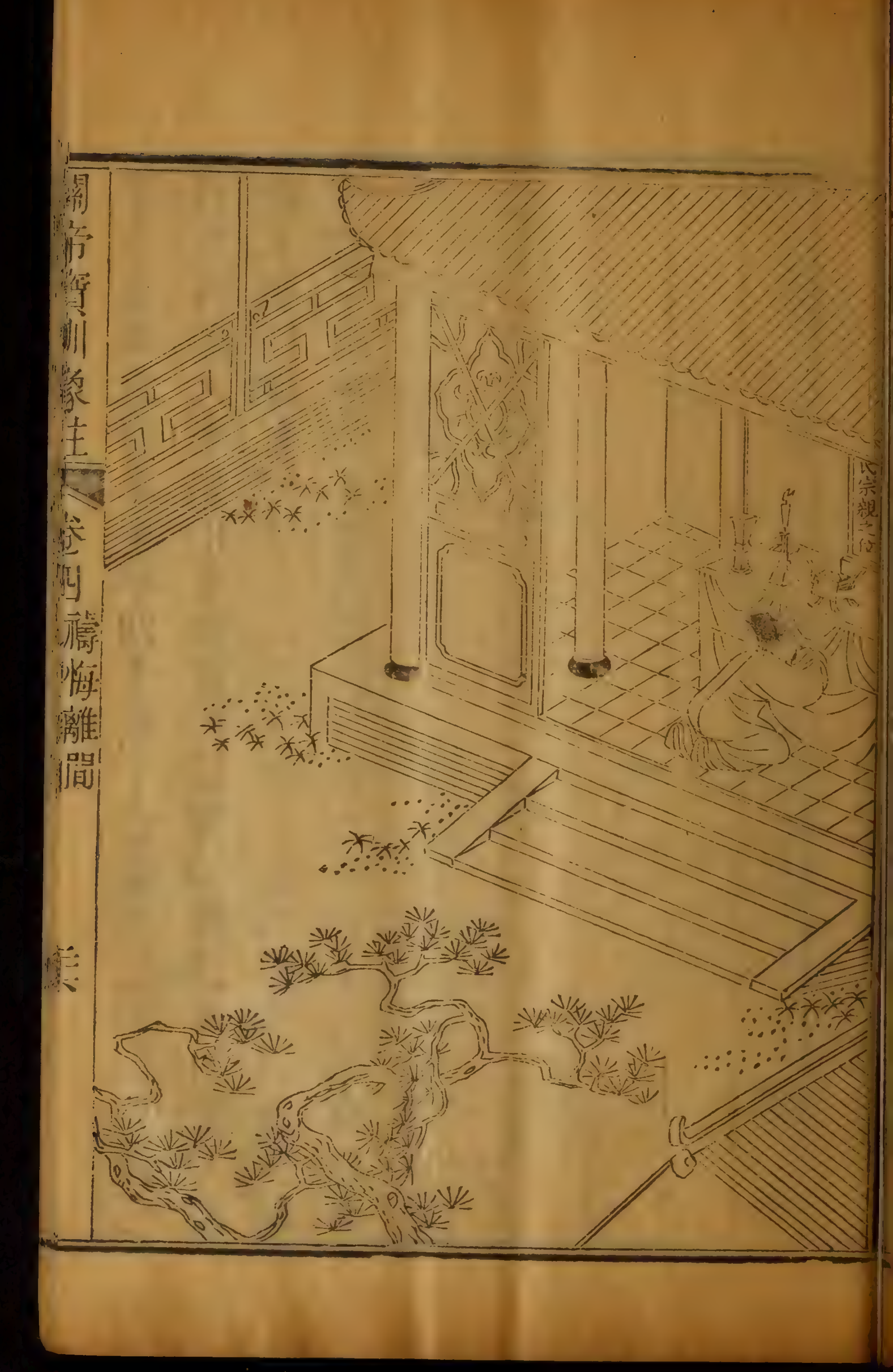


湖廣盛某素險惡人號黑心簿家頗殷實思造堂樓五間苦地窄狹欲買鄰人張姓地基湊之張不允盛遂密令大盜誣扳張姓張事急其母與妻售地營脫盛乃買其地而張竟以氣憤死於獄盛樓成生子六歲尚不能言一日坐樓中其子上樓盛指之曰吾爲子孫計故爾設謀今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聲曰爾以無辜殺人奪人之居尚望子孫耶盛大驚墮後一倒而死其子蕩盡家業亦死

離人骨肉間人兄弟

揆諸誰無骨肉肌膚之相關者也。誰無兄弟手足之相倚者也。匪惟朋友莫及。即親戚亦莫之能比。傍人何得而離之間之耶。離之者。聞伊骨肉有怨。則揑詞以激其怒。怒則離矣。間之者。乘伊兄弟有嫌。則造言以啟其疑。疑則間矣。迨一經離間之後。令人骨肉如水火。兄弟如寇讐。於人則損。於已何益。戶業之大。無有踰於此者。




氏宗親之位

李中規。保定府庠生。年四十無子。心憂之。既而生兒。洗三日。賀客多人。老娘出言無糞門。請醫治無法。五日死。乃禱於家廟曰。規有何罪。受此罰耶。是夕夢其祖告曰。汝別無大過。但館於某家。造謊言。致其骨肉不和。又代爲寫狀。令其兄弟結訟數年。產業花盡。故有此報也。規慨悔思改。後凡遇人骨肉紛爭。兄弟興訟。必多方勸解之。遂生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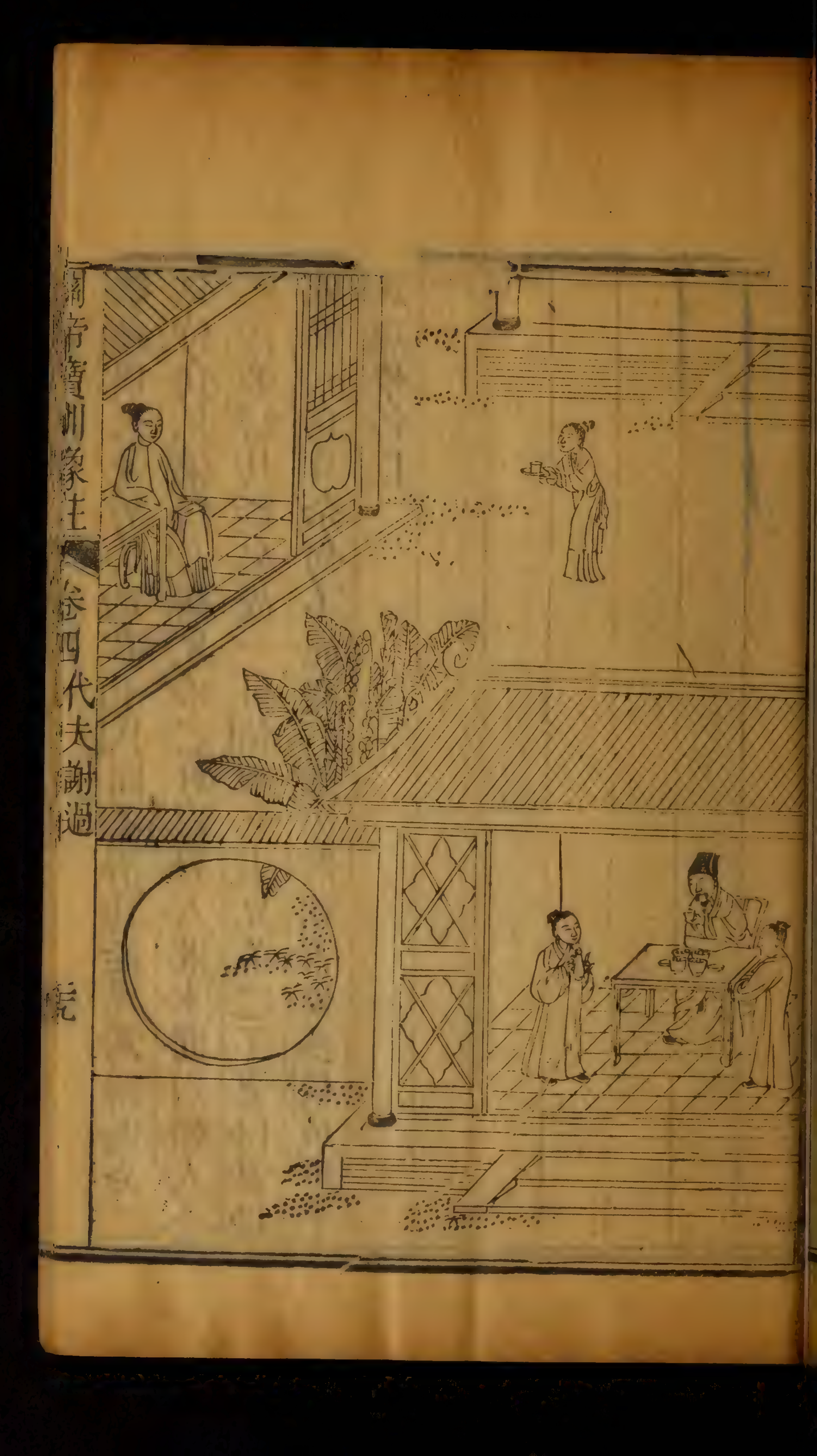


米信夫浙西人。柔狡譁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爭產。信夫唆其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從中取利。致其兄弟皆破家。抑鬱而死。信夫由是富者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大獄。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前爭產之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邑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前爭產之兄。亦抑令招承。信夫與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



唐劉君良瀛洲人四世一庖族兄弟猶同產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大業末歲饑甚妻勸異居不聽乃潛易置庭樹鳥雛令鬭且悲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於人耶君良亦怪之遂與兄弟析處後月餘妻中夜偶言同居勞脫非我安得自便如此聞之具吐實君良即牽其髮起大呼曰今得破家賊矣斥其妻出召兄弟更復完聚

徐尚公曰劉妻安得自便一語天下喜分析而不喜同爨之病根惟在於此欲快遂其嗜慾天理自難保全矣



魏鍾偶失愛於其兄妻王氏聞之治具延兄為謝過命二兒侍食兄鏞曰吾聞兄弟之好以婦人敗未聞以婦人全也吾弟婦其賢矣哉一日鍾嗛其表兄弟之子妻曰君母族惟一息耳奈何不能寬容鍾矍然稱善後孫校成進士為理學名臣

不信正道姦盜邪淫

〔按〕論道盈於天地之間亦曰正而已矣。人能遵依正道。信心安命。寧拘謹而守拙。無妄希而倖獲。親族里黨或有笑其迂者。然而不失為正也。若夫狂悖之徒。乃以正道為不足信。恣意肆行。貪貨財。溺聲色。以致入於姦盜而不知羞。流於邪淫而不知返。心術大壞。人品全虧。顯蹈王章。陰受冥譴。而究其原。皆不信正道之為害也。噫。正道顧可不信乎哉。




決斷吉凶

明萬歷庚戌年間池州府人孫某者自言得異人傳授能役鬼神立致食物未見其人先知胸臆未爲其事先決吉凶縉紳權要結納投刺者紛紛無何事敗貪淫之狀百出而一二三大貴人以此頓損名望俱慚愧無顏見人不信正道之害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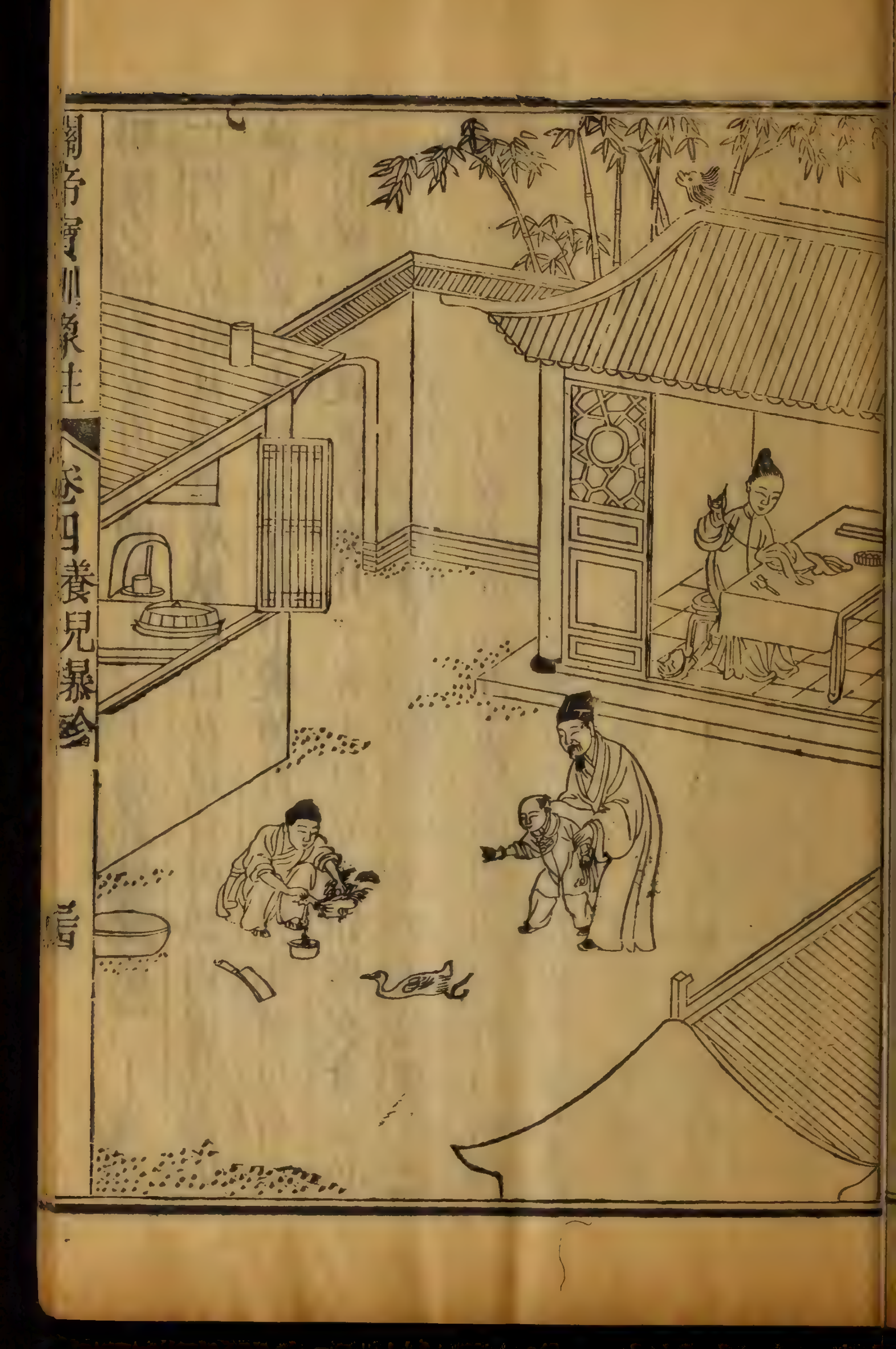
尚奢詐不重勤儉

【增】論奢者張侈之謂如食必求美服必求華一切用度罔不妄費是也詐者詭譎之謂如言皆虛誑行皆欺偽處己待人罔有眞實是也夫物力艱難不可忽也人而好奢則暴殄天物將必有餓殍之報矣天理至誠不可欺也人而好詐則良心泯滅將必有困窮之道矣好尚既乖習慣成性雖有善者從而勸之曰與其奢詐而獲譴何如勤儉以基福乎勤則百事不至於廢弛儉則家業不至於虛耗可大可久較之奢詐之可立俟其敗者果孰愈耶而無如彼之所重全不在此勸之竟何益乎迨其後奢侈盡而福祿捐巧詐多而鬼神忌禍患來臨

悔無及矣。


天賜汝財天厚汝
汝殘天物汝輕天

明吳良佐大興縣人家大富號吳萬錠日尚奢侈以雞鴨爲不足適口以綾絹爲不堪著體設酒待客暴殄非常娶婦嫁女奢華無比而親友探望則先訴苦狀以免其借貸元旦日有鬼寫對聯於門上云天賜汝財大厚汝汝戕天物汝輕天佐令家人刷去仍不改後遭寇劫二次家財頓減尋死有一子名磐哥長大視銀錢如糞土任意嫖賭不十年家徒四壁裸背行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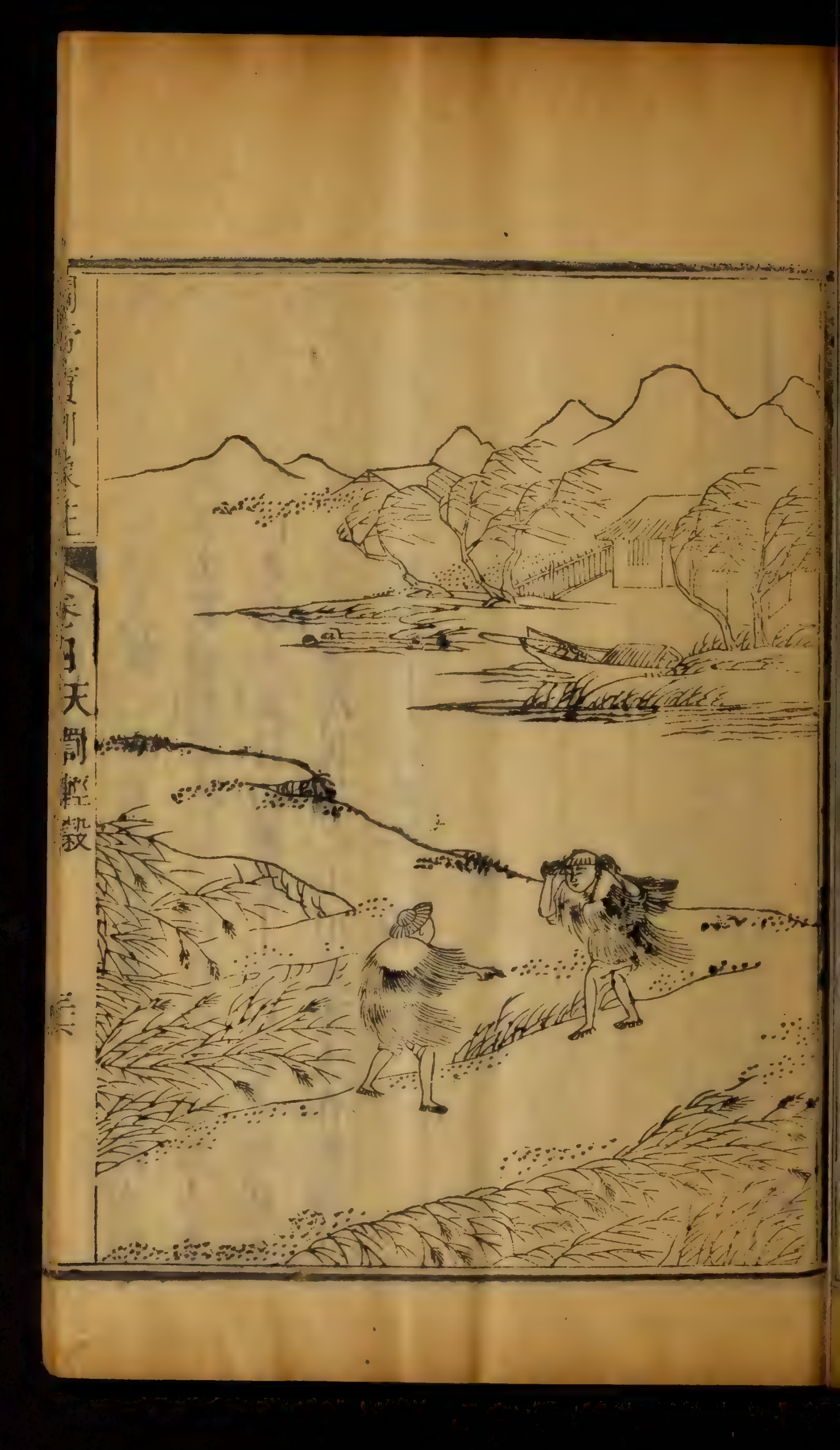


明陳克慎吉安府人晚年生一子過於鍾愛至二十歲而亡慎哭兒痛甚因訴府城隍曰吾兒有何罪而促其壽耶神其無靈矣夜夢城隍拘至殿前責曰汝兒生時母有乳乃兩僱乳婦致彼各棄其子况小兒原不知擇衣食汝必剪新紬帛與衣任其汚穢戕生物命與食任其抛擲緣此折盡福壽皆汝自殺之也尚敢訴做神明耶慎辨曰富貴人愛兒如此者多何獨罰我城隍曰若曹那個不暗中受罰但福有大小罰有輕重人昧於不知耳慎服罪叩謝而出醒後遍勸里人曰凡養小兒不宜令其暴殄作孽吾已身受此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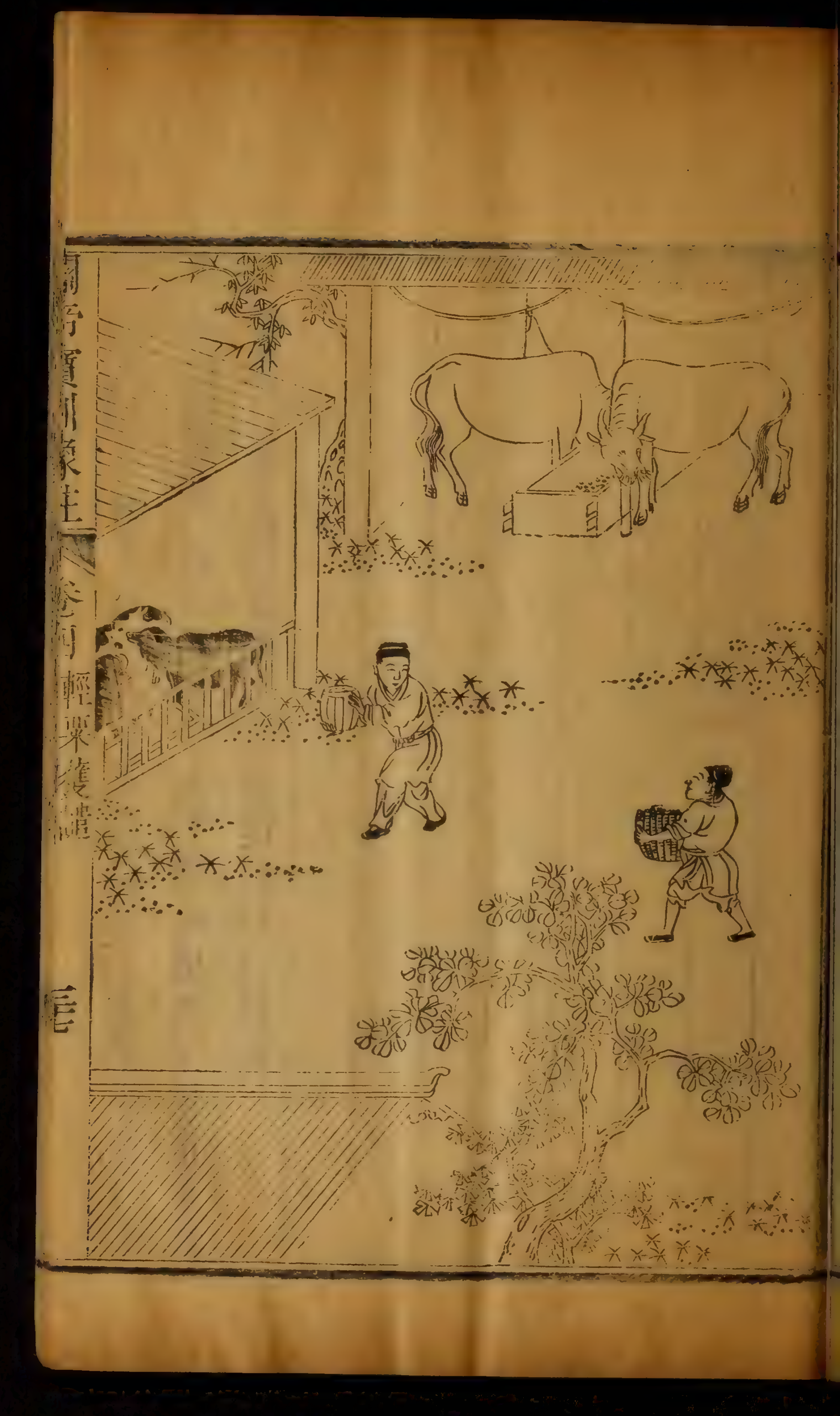
十五、重五穀

增論五穀者。天之所以活人者也。其間日暴風散。雨潤露滋。天不知幾許栽培。霑體塗足。男耕女餉。人不知多少經營。而一值豐收。富貴家不知作息之勞。莊農家頓忘凶荒之苦。輕之如泥沙。棄之如糞土。褻天賜而忽人力。招災致殃。皆由於此。至凶年流離。餓殍道路。始悔向者不加惜愛之爲罪。噫。亦晚矣。





劉元真少時夢道人授之桃食遂能辟穀一日行終南道中遇一貴人騶從甚盛真謂之曰且以赤子爲念貴人頷之同行者問曰此何人真曰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民不知愛惜令收其五吾故爲民請之少頃風雨大作損麥十之三可知水旱飢饉皆民不重粟之報



明張儀方有田數百頃。每歲收糧萬餘石。倉廩紅腐。不知施濟。自用則芝之蘇。飼猪菉豆飯牛。糠粃塡坑。不惜也。正德六年。黃河遷徙。田盡捲入河。家遂貧窮。尋餓死。

不報有恩

【增論】恩有欲報而報之不能盡者如天地恩日月恩朝廷恩父母恩此其當報固不待言也亦有不可不報而報之欲分明者大之如救我於急難拔我於卑微拯我於窮困即或一言之獎成一事之護持一壺飧之受惠皆當隨分隨時從厚圖報勿以年遠而漸忘勿以得意而弗記勿以小怨而背大德勿以薄償而負深情蓋必如此始有良心否則是無良也必如此始為義氣否則是無義也犬馬猶知報主蛇雀猶知感恩不報有恩直犬馬蛇雀之不若也呼人也而犬馬蛇雀之不若乎哉





明王之巽四川人未遇時有族兄供給讀書一衣一食皆仰賴於兄嘗謂兄曰厚恩自有報日後成進士赴京爲選其兄典田產與爲盤費未幾巽選江南邑令兄窮無奈往任所抽豐巽不念前恩薄贈之兄曰我此番來欲尋一生路似此回家必塡溝壑矣巽總不顧兄含怨而去越一載巽革職狼狽旋里族中有百餘人迎於里外大聲曰此負恩人也爭指罵之巽慚憤不敢辯尋病死

瞞心昧己大斗小秤

增論心若公平胡爲而瞞之耶心若正大胡爲而昧之耶必其所行不敢告人不堪對衆而姑瞞昧於一時耳夫即一時瞞昧已屬可恥况無日不如此無月不如此甚至經年不改耶則莫大於大斗小秤之二事夫斗而曰大必用之於外入也秤而曰小必用之於內出也在已習慣以爲常在人怨咨而不覺官若無人過者不知斗秤不公富家之吃其虧者恒少貧人之受其累者恒多瞞昧於此實乃欺天吾不識若人之罪居何等也第曰天厭之天厭之





燒燬假秤

萬歷年間。揚州有開大南貨店者。臨死囑其子曰。我平生起家。在此一秤。乃烏木合成。內藏水銀。稱出將水銀倒在秤頭。稱入將水銀倒在秤尾。入重出輕。所以致富。子心怪之。而不敢言。父死。子即將秤燒燬。未幾。子之二子皆死。因怨曰。父在日用秤不公。尚獲平安。吾今出入公平。反將二子雙亡。天道果有知乎。後夢至一官衙。堂上官諭之曰。汝父以秤欺人。所得雖奢。亦是彼命中所應得者。但以欺心造孽。獲罪於天。所以遣彼耗二星。使爲子孫蕩盡家財。仍繼以火。產盡嗣絕。門示其報。今爾能燬父秤。力蓋前愆。因將二星取回。爾宜勉力爲善。將生賢子。毋得妄怨。醒而記之。愈行善事。三年果生二子。俱成名。子孫繁盛。

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託說昇天斂物行淫

增論聖人之教。師表乎萬世者也。若釋道兩門。亦足以感人善心。外此皆邪教也。乃有奸詐之徒。假立一教之名。以惑世而誣民。可憐蠢爾愚衆。偏易煽動。日聽其引誘而莫之悟。以致牽朋聯伍而奔聚矣。挾女帶婦而偕往矣。謬倡斂物而實斂禍也。妄託昇天而實譴天也。詭言行善而實行淫也。迨入集日衆。而邪謀一敗。難免乎服上刑矣。悔何及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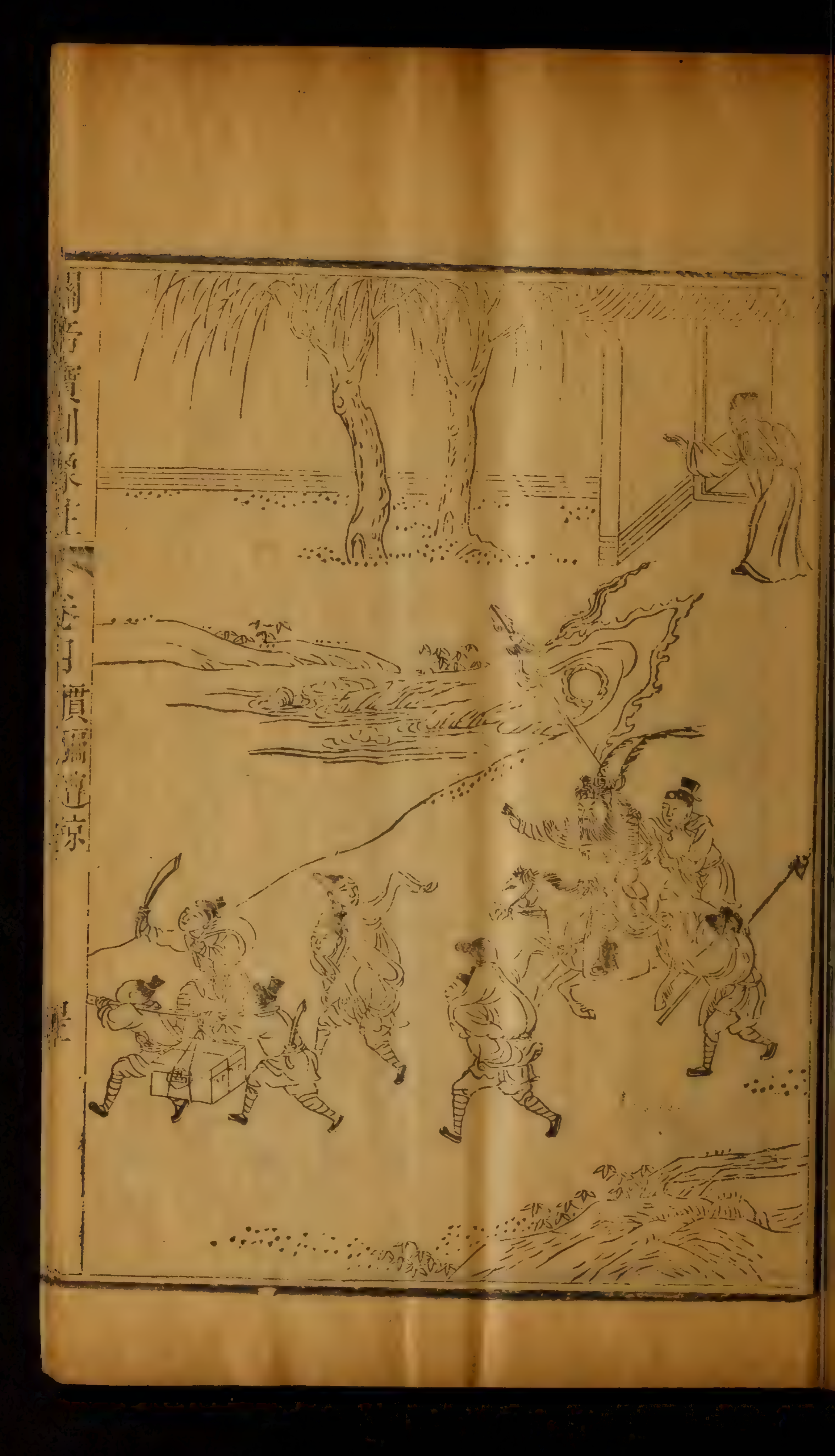

白蓮教

明萬歷年間。有奸民剏爲白蓮教。詭言入教者。上等當成佛作祖。下等轉生不失卿相位。引誘男婦遠近會聚。因而斂財物。行姦淫等事。後被人告發。巡按奏上。詔誅其首惡。此教乃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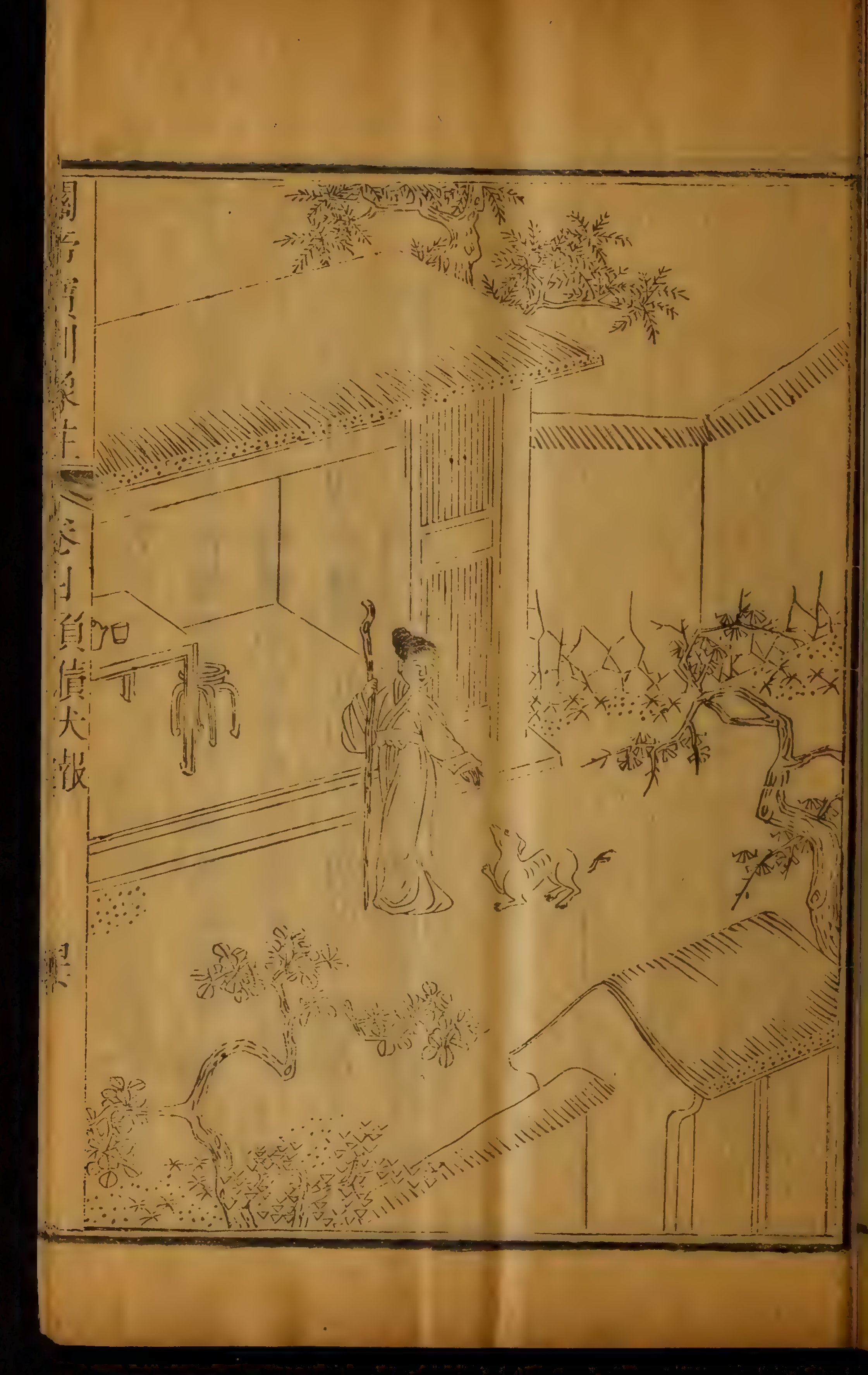
明瞞暗騙橫言曲語

增論險矣哉。人心之叵測也。而至於交財爲更甚。蓋財與命相連。已欲其多。誰甘其少耶。而在邪枉之流。力其一副肺腸。不怕天。不怕地。並不怕世間人皆議。惟財是貪而已矣。本不可瞞也。而明瞞之以誇其功。本不當騙也。而暗騙之以矜其能。以致令人難堪。不肯善罷。伊又橫言威之。若不勝其憤憤者。曲語辯之。若不勝其嘵嘵者。凡此皆如鬼如蜮之行也。而陰譴隨乎其後矣。





明郝三善順天人。詭詐多端。人號為郝三騙。凡與識面之人。無不騙到。如不甘其騙。登門討取。彼又善用謊言支吾。如不信其謊言。日夕坐索。彼則出惡語頂撞。人遭騙致窮。彼慣騙成富。旁觀者。幾以為無報矣。未幾流賊入城。將善家焚搶一空。併擄其妻女而去。善往賊營探妻子消息。後亦不知下落。



方通判乳媼周氏性朴直。不慮人欺。村人從假貸。輒與之。有蔡翁者。負最多。每索取。率托以他故。經數年。媼呼責之。蔡妄答云。欲償婆錢。輒爲官事所蕩。願寬今歲。如背約。當爲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適得一牝犬。八乳。周媼嘗戲呼曰。汝是蔡公耶。犬即掉尾而前。後十年乃死。

白日咒詛背地謀害

增論出言罵人。已傷口德。若咒詛則加罵人一等矣。失慎害人。已傷陰德。若謀害則加失慎十倍矣。况乎咒詛人者。於人未必有損。徒壞自己心術。謀害人者。其謀即或未成。先註自己惡業。可憐人多愚昧。不知自返。惟知怨人。小有牴嫌。便爾白日咒詛。或咒其本身。或咒其子女。意果係人之過也。自有錄其過者。我又何必咒之。若人而無過。我咒之。恐有反而自應者矣。大有仇恨。遂至背地謀害。或謀其財產。或謀其性命。意果係人之罪也。自有報其罪者。我又何必害之。若人而無罪。我害之。定有反而自害者矣。苟能於此看破。作自返功夫。則自無

咒人害人之患矣。



明馬清德州人。貧而無賴。借貸伊妹丈錢。從不想還。其妹丈索取一次。伊則咒詛一次。因而暗勾匪類誣告其妹丈與海賊通。其妹丈不知爲清陷害。仍託清代爲料理。又騙錢無數。事完後。其妹丈知之。亦不說破。而清忽害眼疾。未半載。雙目失明。

不存天理不順人心

增論理歸於天。乃光明之正理也。心具於人。乃虛靈之公心也。人生天地之間。無論貴賤窮通。皆當存天理而不失。順人心而不拂也。可憐小人。囂一團私欲。惟知貪利。竟棄天理人心於無何有之鄉。且謬曰。我若不逞智術。焉能療我饑寒。天理人心四字。而今則不著矣。故其始猶以天理爲可有可無。人心爲可操可舍。迨汩沒日久。則天理全消。人心盡滅。小之損人利己之事。無所不爲。大之逆親背主之行。無所不至。噫。此人直惡獸也。此人直梟禽也。地獄輪廻。始爲若輩而設者耶。




喪心自害

明萬歷間句容趙仲兄弟三人其兄趙伯客於廣東仲以嫂甚美覬之可得重價乃詐為兄死信嫂號哭幾絕設位成服仲諷其改嫁嫂正色設誓適有大賈欲購美妾仲謀於弟季密令賈人窺其嫂果絕色也遂議定三百金仍給賈人曰嫂心欲嫁而多矯飾且恐戀母家不肯遠行汝於尊夜率徒猝至見衣縞素者擒之登舟則為汝婦矣計定與其弟季各避去然季頗分金少潛以語嫂嫂泣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妝飾今宵吉禮素粧未便望以婦之縞冠色服借我仲婦遂與嫂易笄而笄易衣而服置酒敘別嫂灌醉仲婦潛逃母家至暮賈人率衆至見素笄白衣婦人蜂擁而去天明仲抵家見門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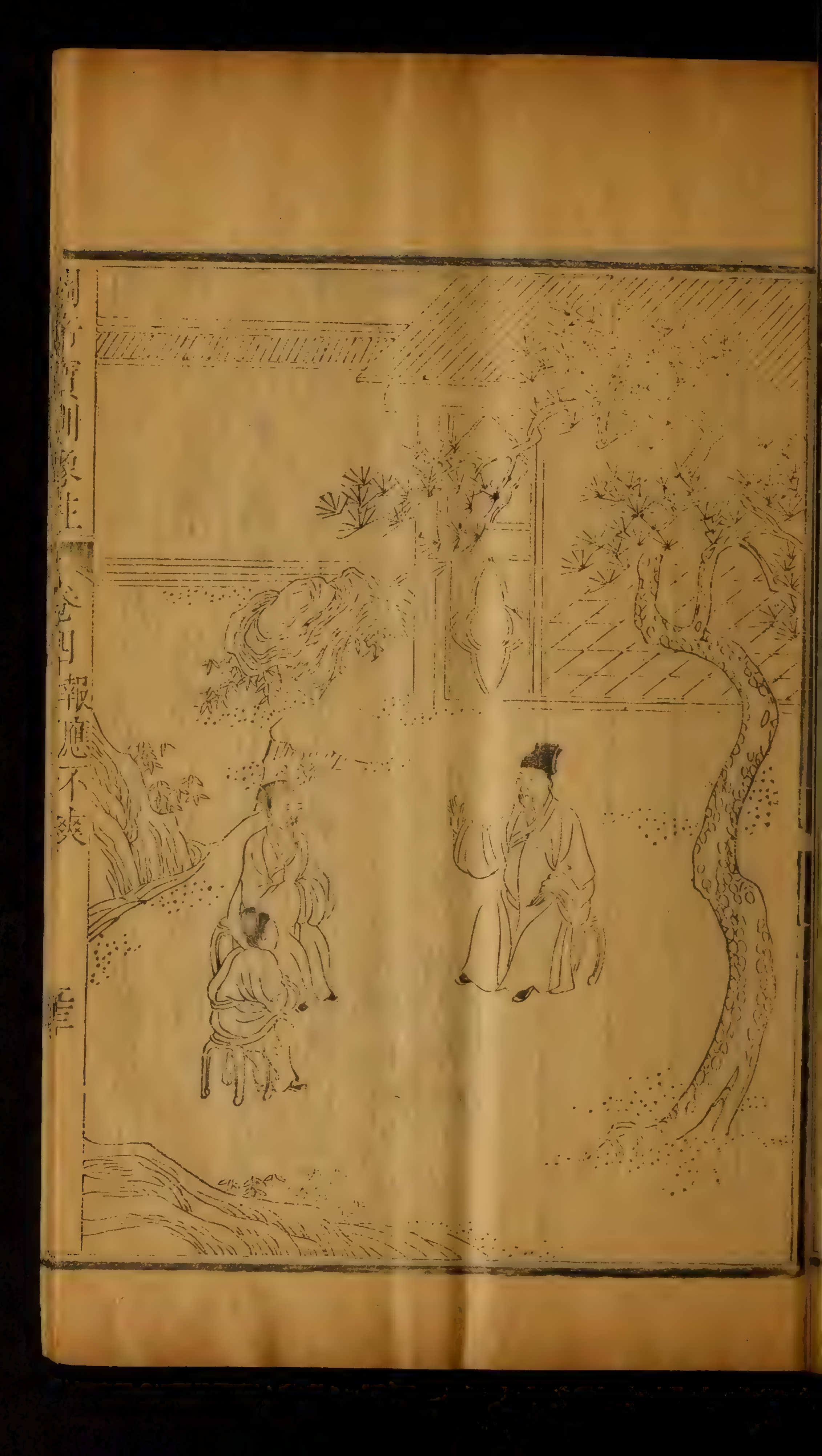
洞達。一雛子號啼索母始知失婦追至江口主人曰昨宵順風揚帆此去可三百里矣仲寸腸幾裂尚念有賣嫂銀可以再娶及開箱視之已被人盜去仲方慚恨慟哭而其兄恰自外歸至岳家夫婦相見悲喜交集仲妻財兩失二子俱亡且無顏對兄嫂自經而死。



不信報應引人為惡

增論古今報應之理。彰彰在人耳目間矣。亦顧人之能信與否。果深信於心。且時形於口。而聞之者自警醒於言下也。奈之何竟以為渺茫而不信耶。夫不信。即已之惡也。且因已而又引人之惡焉。有如人無殺惡也。而引之以烹鮮。人無淫惡也。而引之以邪徑。人無貪惡也。而引之以妄取。人無暴惡也。而引之以殘行。人無吝惡也。而引之以刻薄。人無口惡也。而引之以誣陷。諸如此類。人惡日引。則已惡日多。皆由不信報應致之也。卒之惡報來而莫可逃。悔之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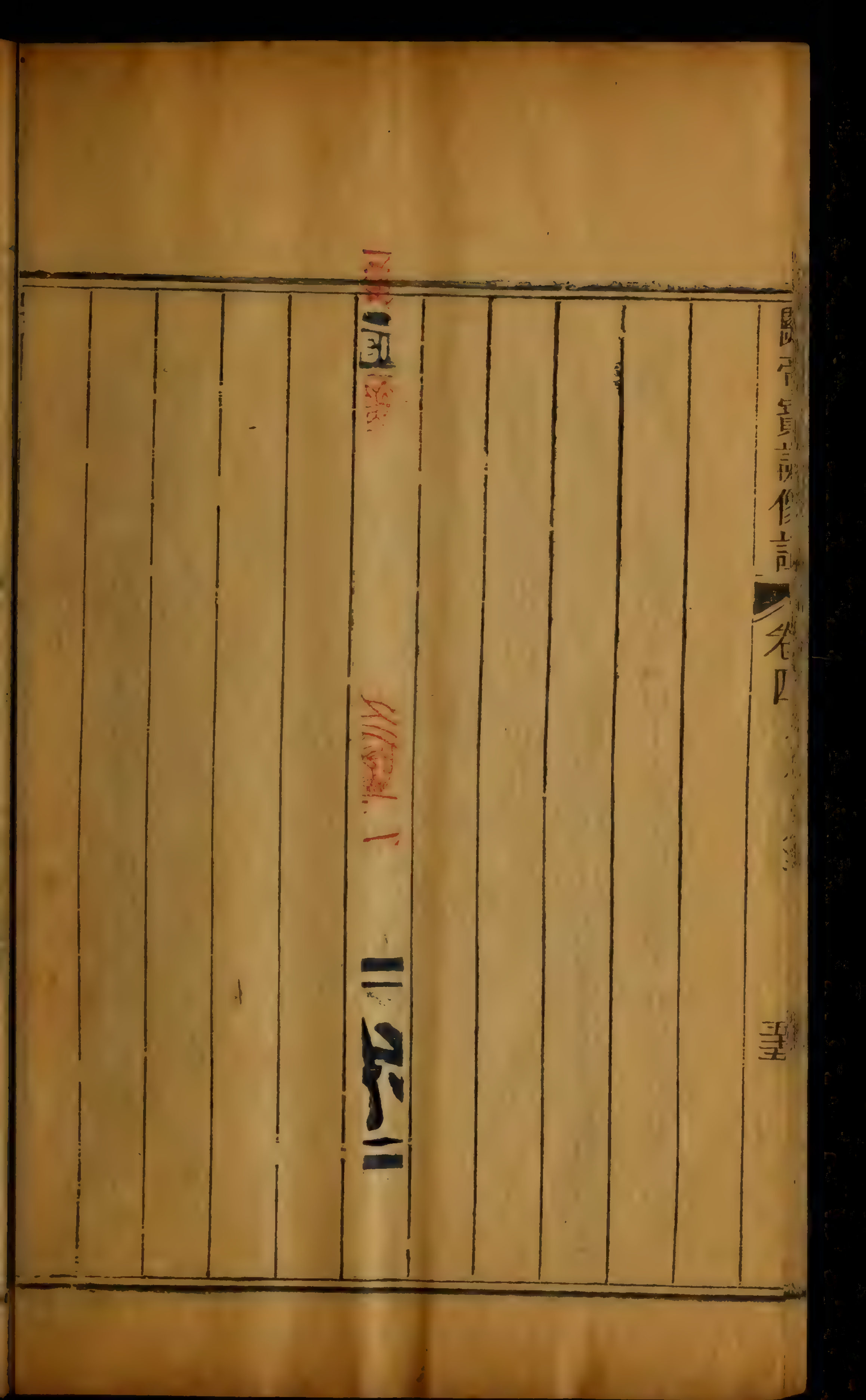
明顏友翟濟南府庠生。每考居前列。名重藝林。但性執口提不信報應。謂人一死便了。一先達規之曰。汝謂一死便了者。乃祇了斷其生前而不能了清其歿後也。蓋死了二字人所不免。而了死一事人所難能。此報應所以必有耳。若汝謬執為無。是令善者灰心而惡者放膽也。將來貧夭之報。斷難免矣。後翟窮苦一生。子為人役。書香絕不復振



楊詢性巧媚善揣人意從恿之以得其歡丹陽縣令楊開性暴横與詢最善每事必告於詢詢明知其非不敢有忤歎美而已後夢神呵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應與同罪卽日惡疾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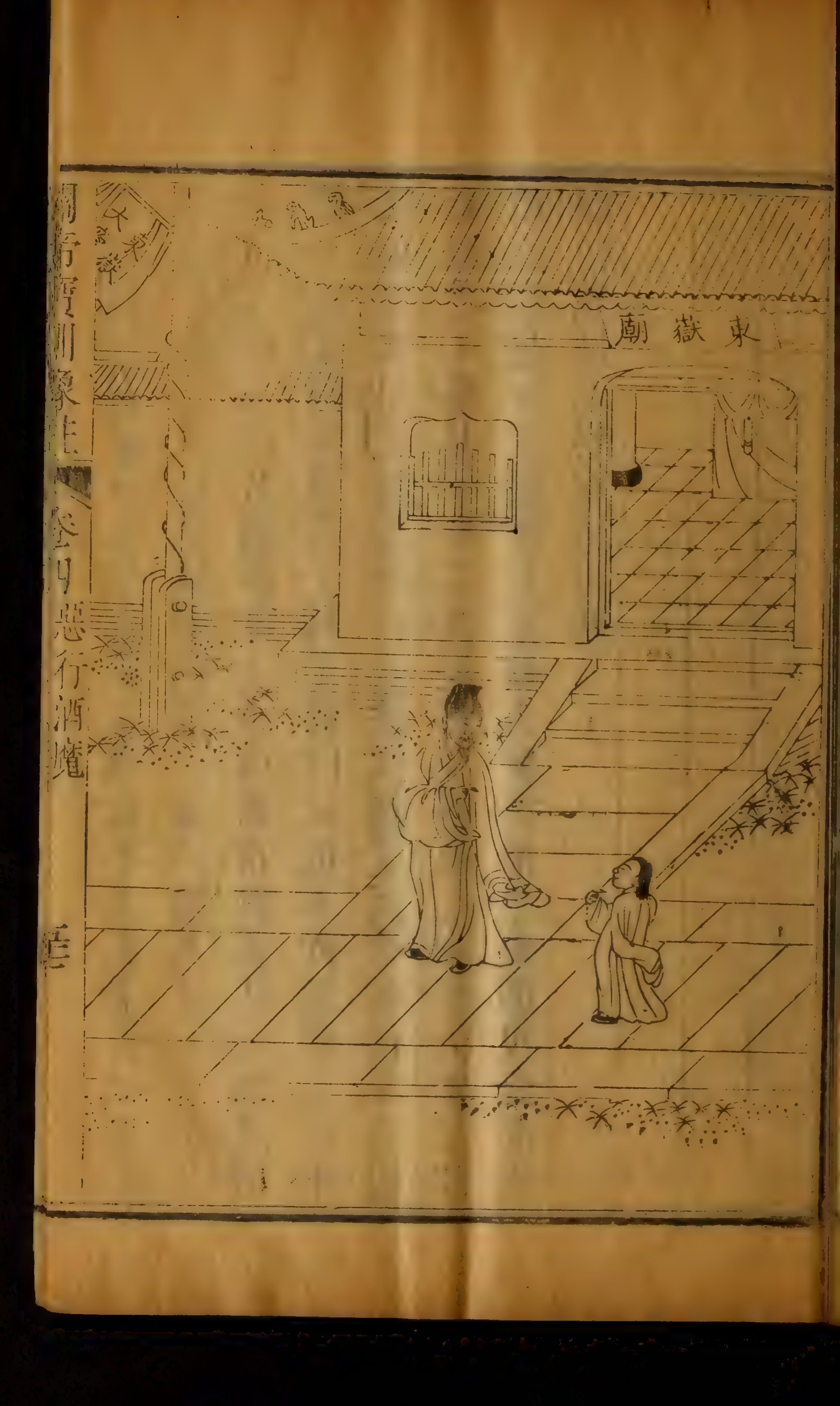
不修片善事

增論人生如白駒過隙。雖孜孜行善。猶恐不足。倘漫不知修。那不知修爲。則悠悠忽忽。渺無片善之足錄矣。非虛度光陰而何。况善惡兩途。原無中立之理。既無善。定有惡。乃斷然而不易者。觀其所行。逆情背理。貪淫縱欲。無惡不爲。彼其心豈知其爲惡。而故行之哉。蓋由私慾日深。毫無向善之念。遂日即於惡而不覺耳。雖有勸之者曰。善當修也。而彼如不聞。又曰。惡不可行也。而彼亦不聽。久之惡業日深。則惡緣日湊。惡貫既滿。則惡鬼相隨。冥司攝而問之曰。子亦來見我乎。如之何其對之。




方丈
法堂
法華

明李有容太原人任意作惡有勸以爲善者則反言拒之曰我惟恐人說我在善流一邊有阻其爲惡者則反言抵之曰我趁早行些惡事日後見閻王還使臍些未幾口邊生一疽死三日復甦語妻子曰閻王因我行惡罰我一世變狗再世變馬今生東門外某家乃一白項花狗汝等可取我來其子隨尋至東門外某家果生一白項花狗兒子至眼流淚口牽衣因抱回家養大送至法華寺每高僧談經時此犬即來若聽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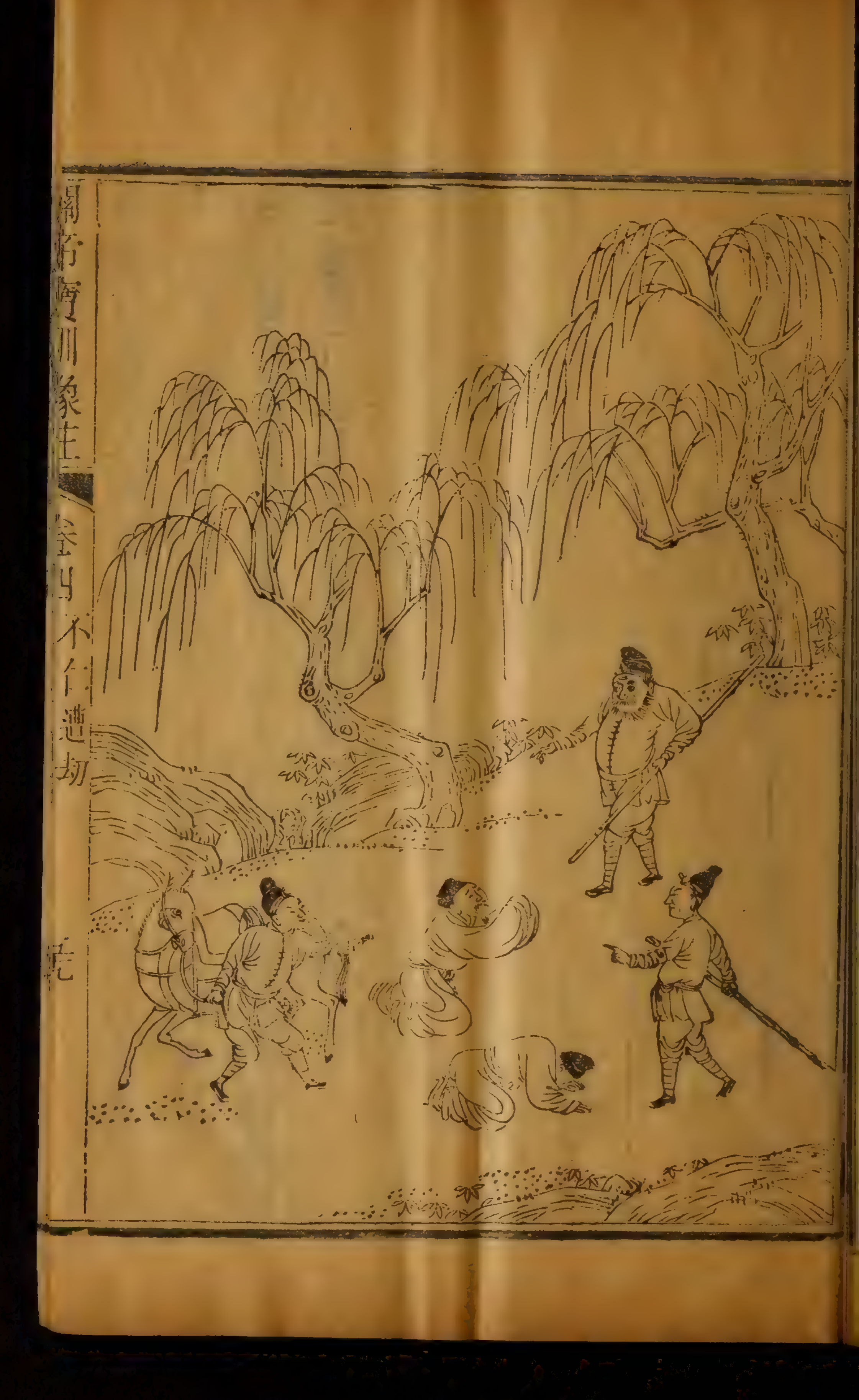

東嶽廟

明黃思正安慶府太學生家業萬金不肯行善見人善舉即譏其愚一夕過東嶽廟街遇一矮人隨其左右正問曰汝何人矮人曰吾酒孽也上帝嗔爾富無善狀遣我魔爾倏不見正到家語其子其子解曰父從不飲酒孽豈能來魔耶至次早正忽想酒自此縱飲無度沉昏顛倒家務盡廢窮乏不堪其子知其故虔寫金剛經七卷叩天贖父罪甫寫完是夕正微寐見前矮人跳於地上垂頭曳趾而去嗣後點酒不想家道再興

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蠱殺身亡家男盜女淫

[增論]嗚呼。人亦知災殃之所由致乎。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蓋氣以類感。片善不修。諸惡並作。則惡氣洋溢。災殃備至矣。或訟獄頻興。或口舌弗息。或水火無情。或盜賊相遇。或瘡毒時生。或疫氣染及子孫。出敗胎產。多不祥。殺其身。亡其家。男兒爲盜。婦女爲淫。何一非行惡者之報歟。凡此惡報。實皆惡氣所自招。天不曾稍加毫末於其間也。夫上天好生。至仁至慈。倘一息尚存。及早回頭。猛省懺悔。前惡勉強修善。行之既久。則災殃自消。歸於無有。舍此斷無另有祛災之術也。世人凡遇

禍患。切勿委咎於命運。亦惟返心以自修。則庶幾其免乎。



明施廣汝州人爲富不仁鄉里側目侵其族人產業族衆不平控於按院收廣於獄缺少盤費遣伊子回家路逢盜賊將騾馬衣服等物盡掠而去廣因此氣鬱不舒遂染疫死值夏月屍臭蛆生見者旣恨之又歎之也



迺光歷城人自恃金多慣行兇惡識者知其必有天罰未幾乖氣聚而不散父子兄弟動說兇誓姑媳妯娌時相詬誶因而生產率多不祥妖邪作祟不數年家財耗散男婦死亡殆盡僅遺一女未嫁為奸人拐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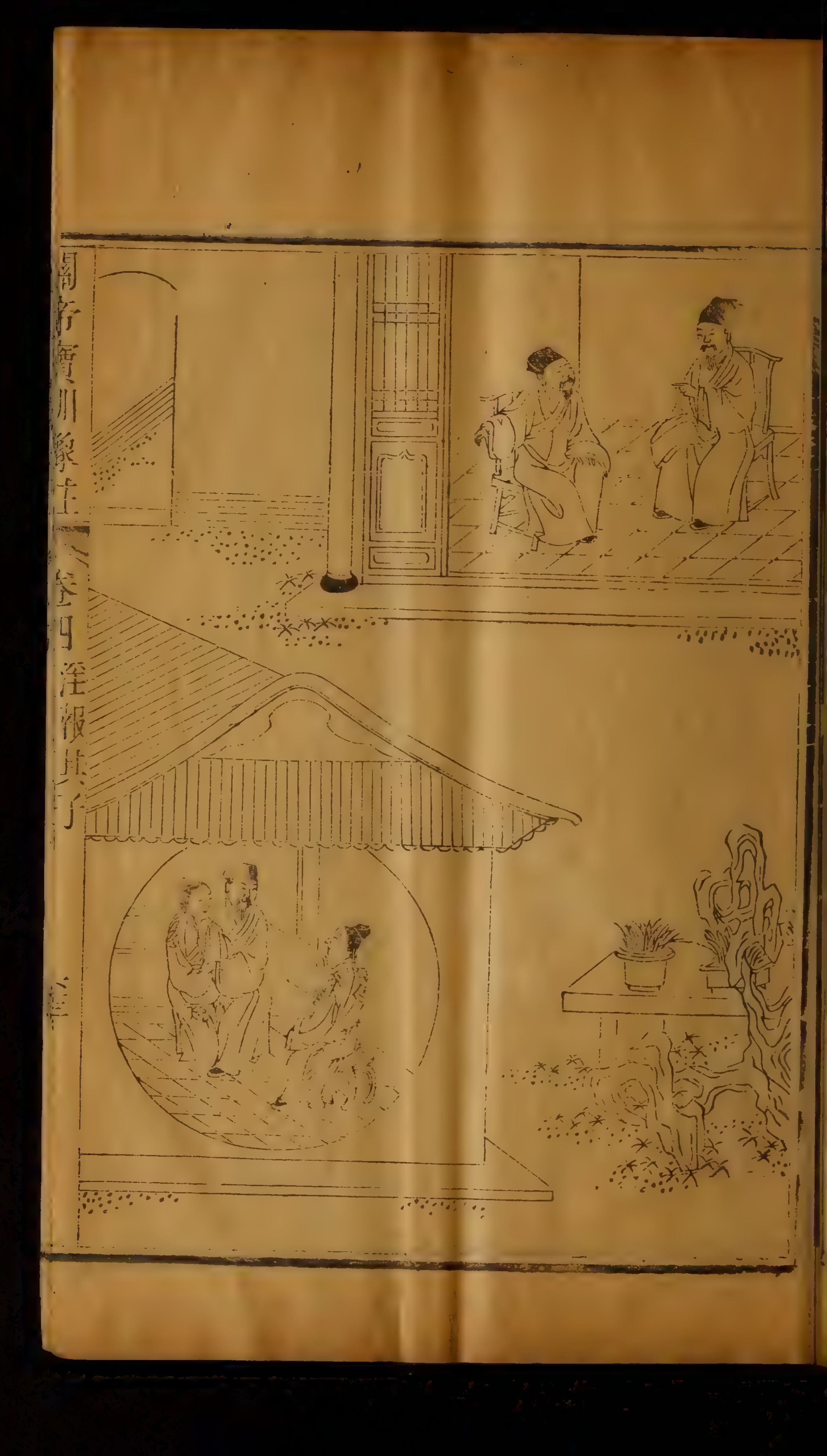
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

增論惡由人作報自天降蓋有神明在上鑒察分明不至毫髮之或紊也在積惡輩肆行無忌罔顧神明一若任其所為而莫之或報也者而孰知神明早已一一筆之於簿迨惡貫既滿惡報來臨而殃及其身矣否則殃及其子孫矣報之則同遠近或異其近報者非其根氣之淺薄則其惡業之酷烈又否則其作惡之時適當劫數方興之會故即其身而報之近矣其遠報者非其本人之福宏則其祖父之德厚折之損之以抵其惡行而終不知悛改然後報於其子孫也又有一生造孽報其身而尚有餘辜因兼報其子孫者愚人不知天道乃於

報之遠近大小間。妄謂報應之有差。豈知神明之鑒察。斷無毫髮之或紊歟。昔賢云。惡報越遲則越慘。謂其久而加倍也。又云。報應合計乎三世。謂其久無可待也。觀之惡報如此。而善報可例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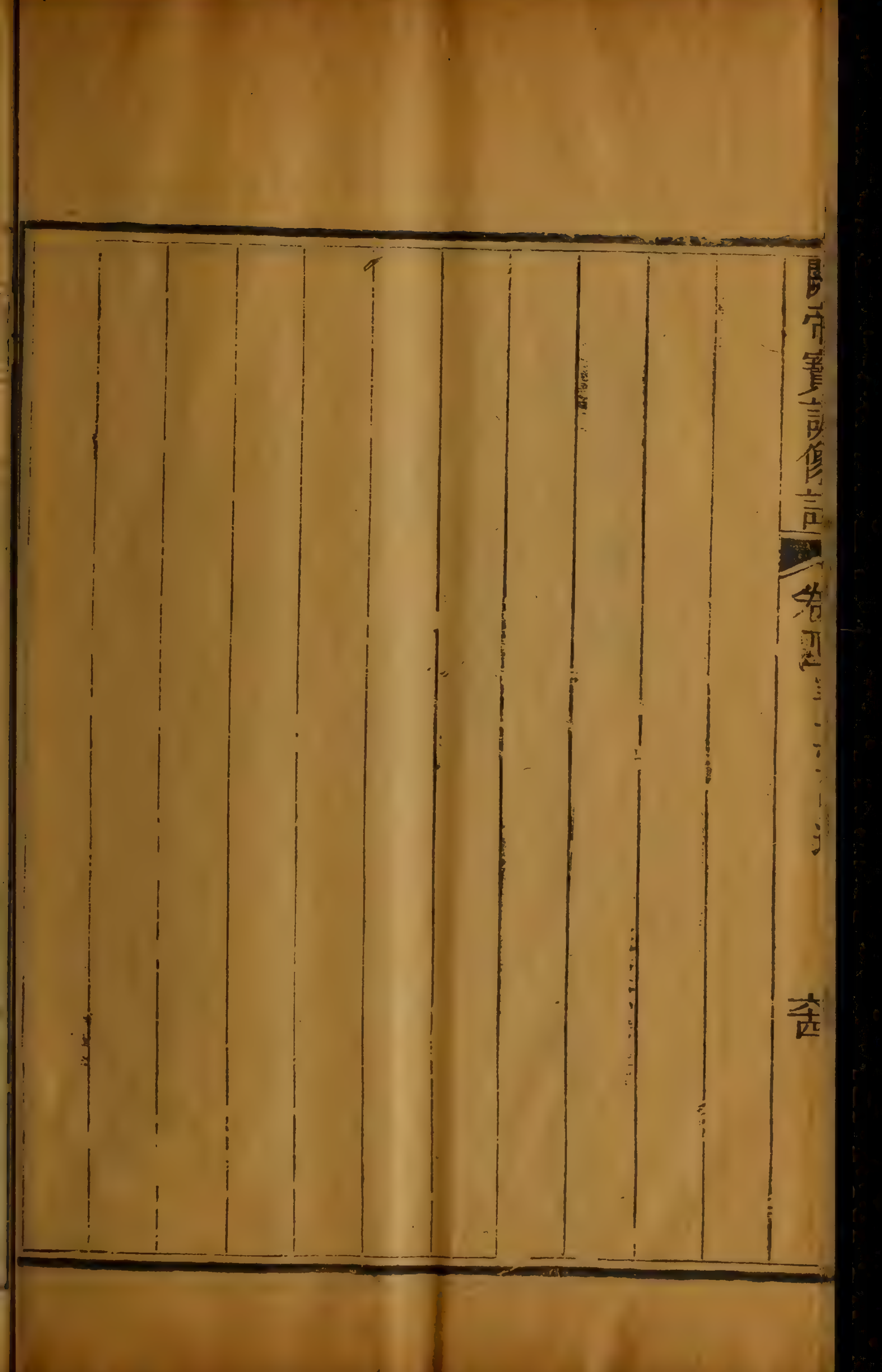
何應元爲蘇州府吏生子名紳方四歲時外公喚甥歸路由麥家山至更餘忽見人馬燈火自北而來轉報曰何爺過此於是人馬燈火轉西去乳母回述其事應元以巳子必貴年十七忽雙瞽應元悲甚聞直塘道士能召神因請禱神附乩書曰汝子應科第但汝作吏受人賄造欵單陷數人於獄天絕爾嗣此子將生有德家矣未幾紳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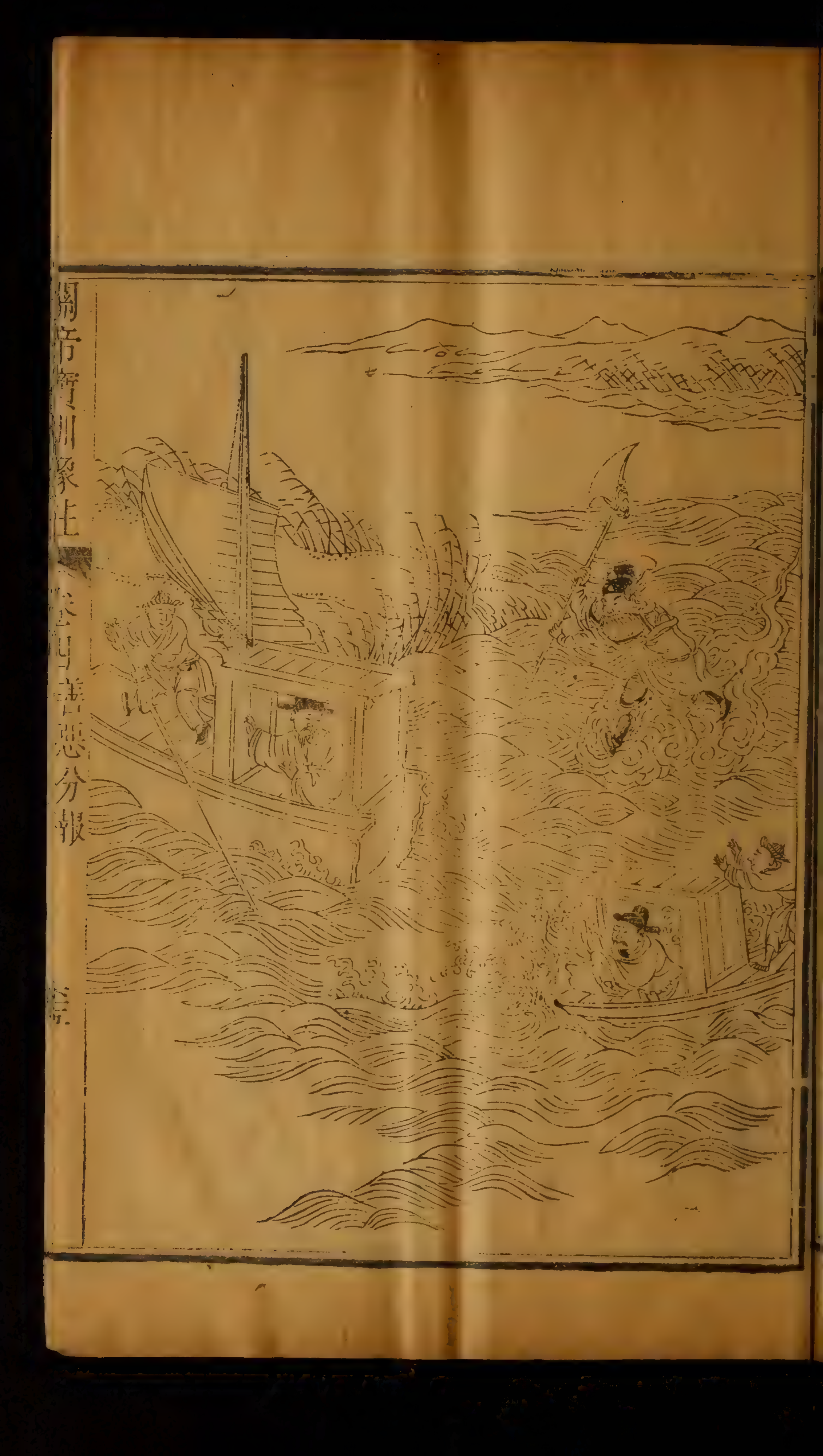


明沈元直揚州人好養俊童以恣淫樂後生二子俱淫蕩下流治容誨淫鄉黨傳以為醜直深恥之與族長議欲將二子送官處死其族長曰爾性嬖淫姦汚男色不一而足果報彰彰恐受罰猶不止此若處死二子罪更大矣直懊悔無及一日渡江船覆溺死

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

【增訂】禍雖分於善惡。明明兩途。人自擇而行之耳。而禍福之權。操之自天。恒因人以為賞罰焉。此間感召之理。上哲知之。未可為下愚道也。然上哲下愚。俱不槩見。惟中材者多。中材者可導而上下者也。如能勉强為善。孜孜不倦。則多福不求。而自至矣。苟怠忽自甘。日即於惡而罔覺。則雖欲無禍。其可得乎。禍也福也。人之所能知者也。權雖在天。而實由於己之善惡。人豈可不擇善而行之。察惡而避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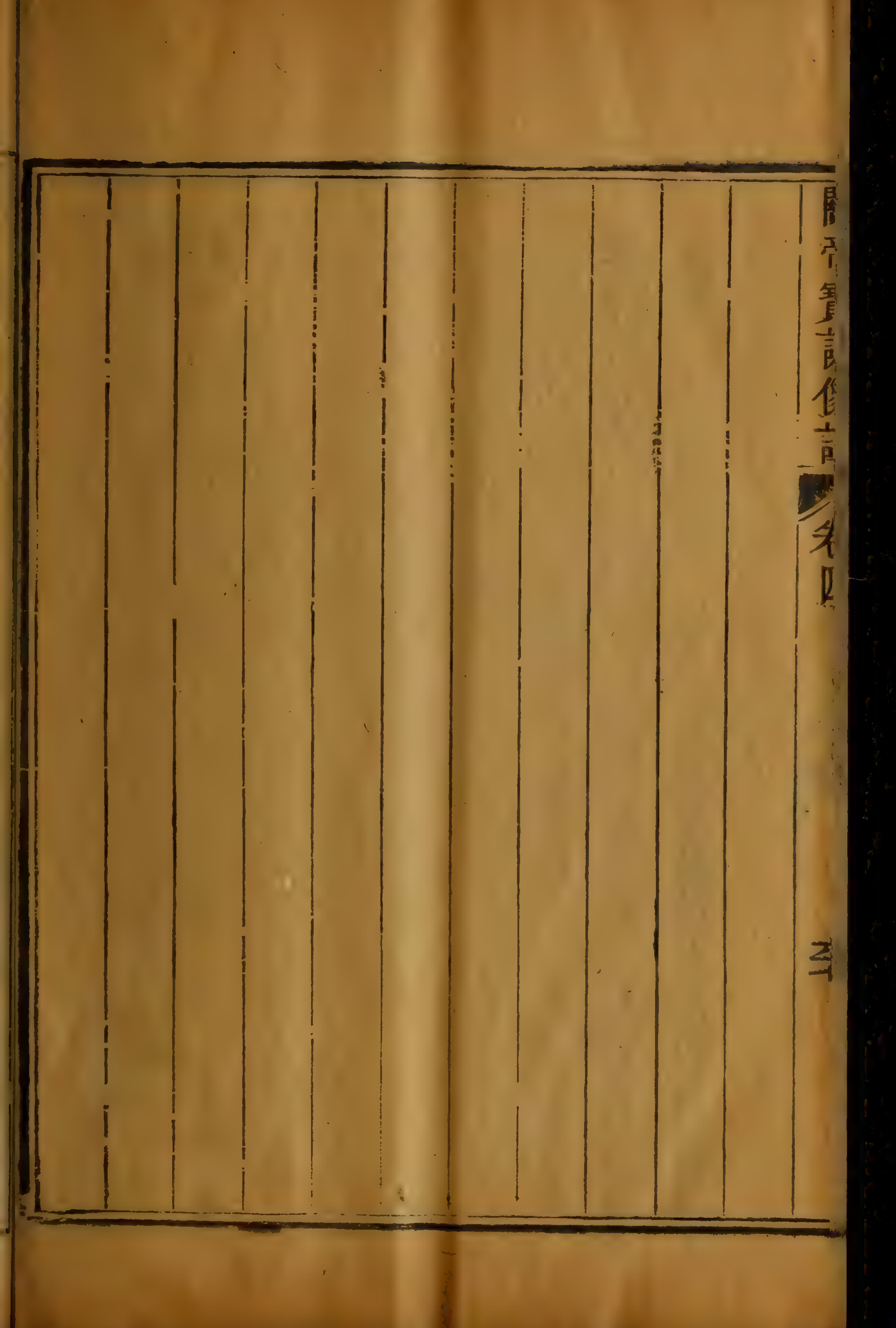
宋溫州叅將郭承恩奉公寬恕。司法元珍殘忍刻薄。時同考滿入都。共買舟行。將抵紹興界。風濤大作。人皆見神鑒舟爲兩截。承恩居前艙。無恙抵岸。元珍居後艙。竟沉溺焉。



明萬歷初宦官馮保柄國門下人徐爵仗勢為惡握進退之權得罪朝廷忽夢一神人長四寸呼之曰爾惡深重禍不遠矣爵哀懇求免神曰作速廣行善事則可轉禍為福爵不悛尋伏法

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

〔增論〕聖帝神明普照鑒別忠奸禍惡福善其所以警惕世人者已不啻耳提而面命矣而猶恐世人無所遵奉以行之也於是大發慈悲特作此篇以示人其所以故爲是淺近之語者亦望人之淺而易奉近而易行也然言雖淺也而其義甚深言若近也而其旨甚遠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嘗不淺近而易行耶又何嘗不深遠而終身行之不能盡耶果能奉行則身可以修心可以正其爲益誠大矣哉世人皆知敬帝其亦奉帝之斯語而勉強行之以自益其身心斯爲實能敬帝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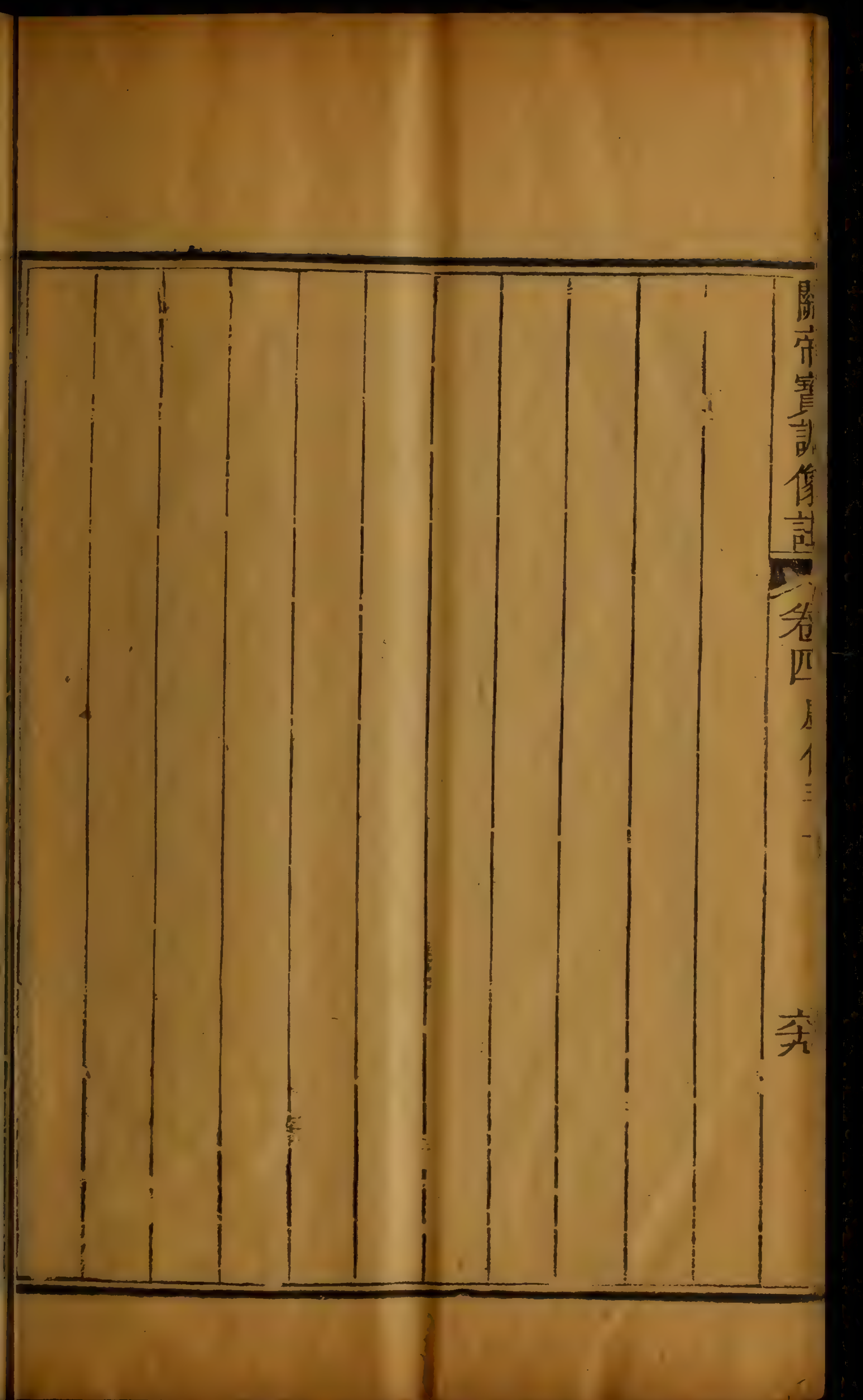



潞紬老行

徐鏜義長治人。販潞紬至京。見 關帝垂訓語。敬信之極。每逢朔望薦誦。謂人有禆於身心。不敢慢視。一日接家信。知其母得癱症。不能起牀。義許刊施 帝訓萬張。祈母病退。遂於京中印施。甫施完。將起程旋里。又有家字。言母病已愈過半。及到家。竟霍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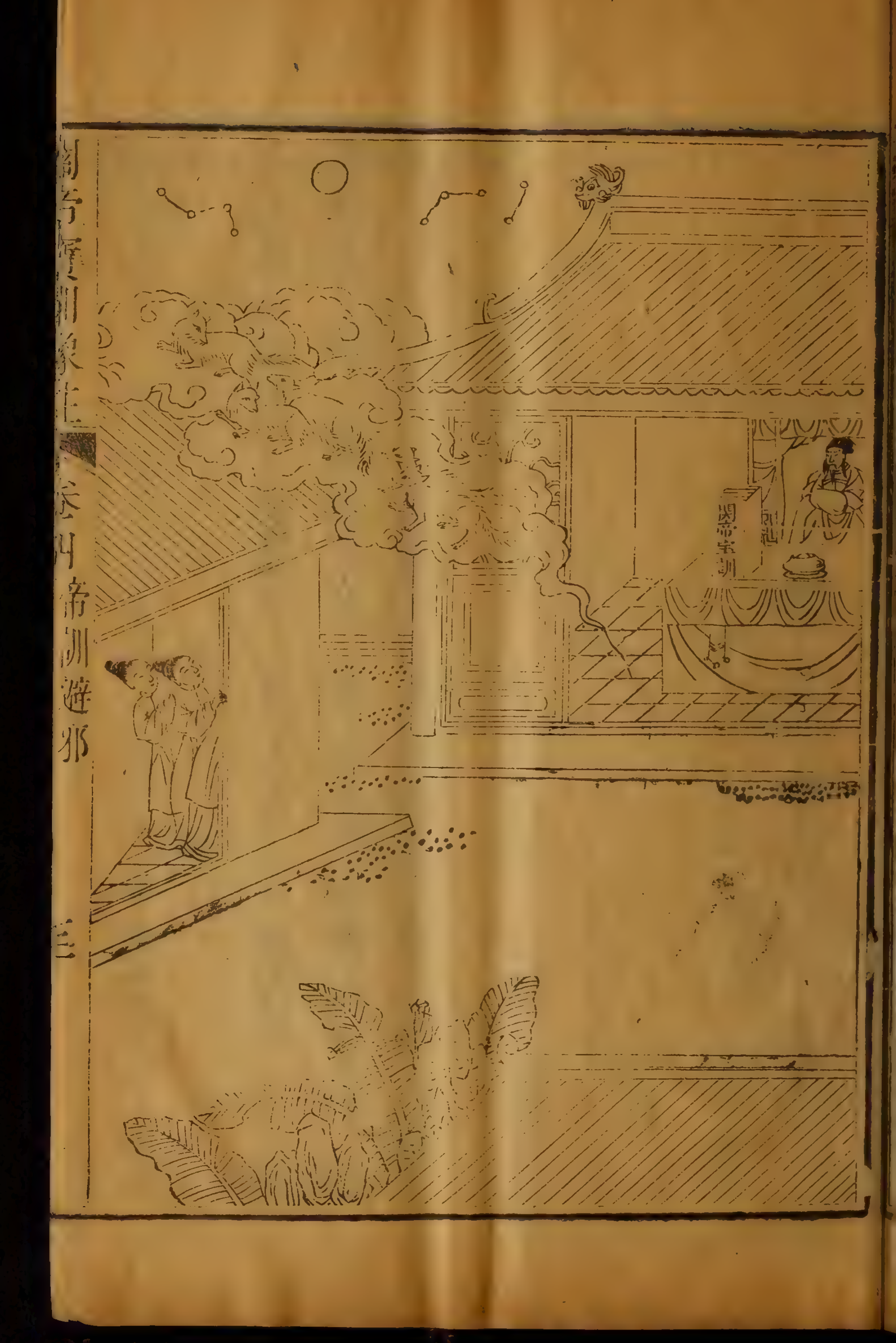
戲侮吾言斬首分形若能持誦凶消聚慶

〔摘論〕 關帝之威靈赫濯凡域中海外之人罔不欽敬。孰敢戲而侮之耶但恐狂悖之徒不知敬奉寶訓或有戲慢之者。所謂侮聖人之言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敢侮聖言。其從逆可知矣從逆之凶將有殺身之禍矣雖不必顯汙 關帝之寶刀而斬首分形之慘暗中定有主之者也若能反戲侮為敬信持而奉之誦而習之身體而力行之則惠迪之吉凶氣全消吉神擁護將見慶聚於其身聚於其門。無所往而不善即無所往而不有餘慶矣。人奈何不持誦寶訓而顧敢戲侮之耶。





蔡貴榆林衛人。在總戎標下當兵。性暴膽粗。不知敬神。一日往鄉村查奸究。飲醉。見道人聚會念經。貴醉問曰。所念何經。道人答曰。是　關帝經。貴大怒曰。　關帝那有經。你不過將　關帝號我。遂搶經在手。扯碎拋地而去。衆道人駭然曰。此人雖是酒醉。將來必有惡報。未半月。寇犯界。貴隨主將往敵。被寇槍刺而死。


關帝寶訓

錢盈順天人。貿易爲生。最敬　關帝。凡有疑難事。不算命問卜。但邀正陽門內求　關帝籤。以決行止。一日移居。鄰言此房甚凶。夜有狐魅弄人。盈不答。於堂屋內掛　關帝聖像。桌上供　帝寳訓文一冊。晨起焚香。跪誦一遍。僕婦見許多狐魅。乘月色遁去。再無影響。且事事順利。人皆謂敬　帝訓之報焉

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感

〔增論〕子孫福壽果有定者耶抑無定者耶若謂無定命數之理確然有之若謂有定轉移之機顯然見之蓋有定者天而無定者在人也天定固可勝人人定實能勝天亦顧人之能求否也求之之事雖不一端而總不外乎修善若能遵行　帝訓勉力修爲善行日多福報斯集欲求子則螽斯振振也欲求壽則耄耋綿綿也欲求富貴與功名則財源滾滾而聲施赫赫也任舉諸福竟無一之或缺者然後知不患天命之有定惟患人事之不修而已



王開祚涿州人家道殷實六旬無子村中有　關帝廟祚逢朔望供獻求子廟祝曰凡人絕嗣決非無因汝自今修省必行事可以告　帝而後求有效也祚曰然因思　帝以忠義而神忠義固非易稱隨分自應勉力凡遇親朋中有窮處險處則仗義慨助之又倡義共助之每逢朔望將所行某某事登於冊供　帝座前甫年餘卽生一子享壽七十有八猶見子食餼於庠


三軍司命
帥

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震偶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強之至蜀以主帥屬任大宴震至庖見繫牛問其所以庖人曰酒三行例進玉筋羹法取牝牛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饌震亟走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又乞判永字於上旣而夢神告曰汝有陰德不但免夭可望期頤後享年九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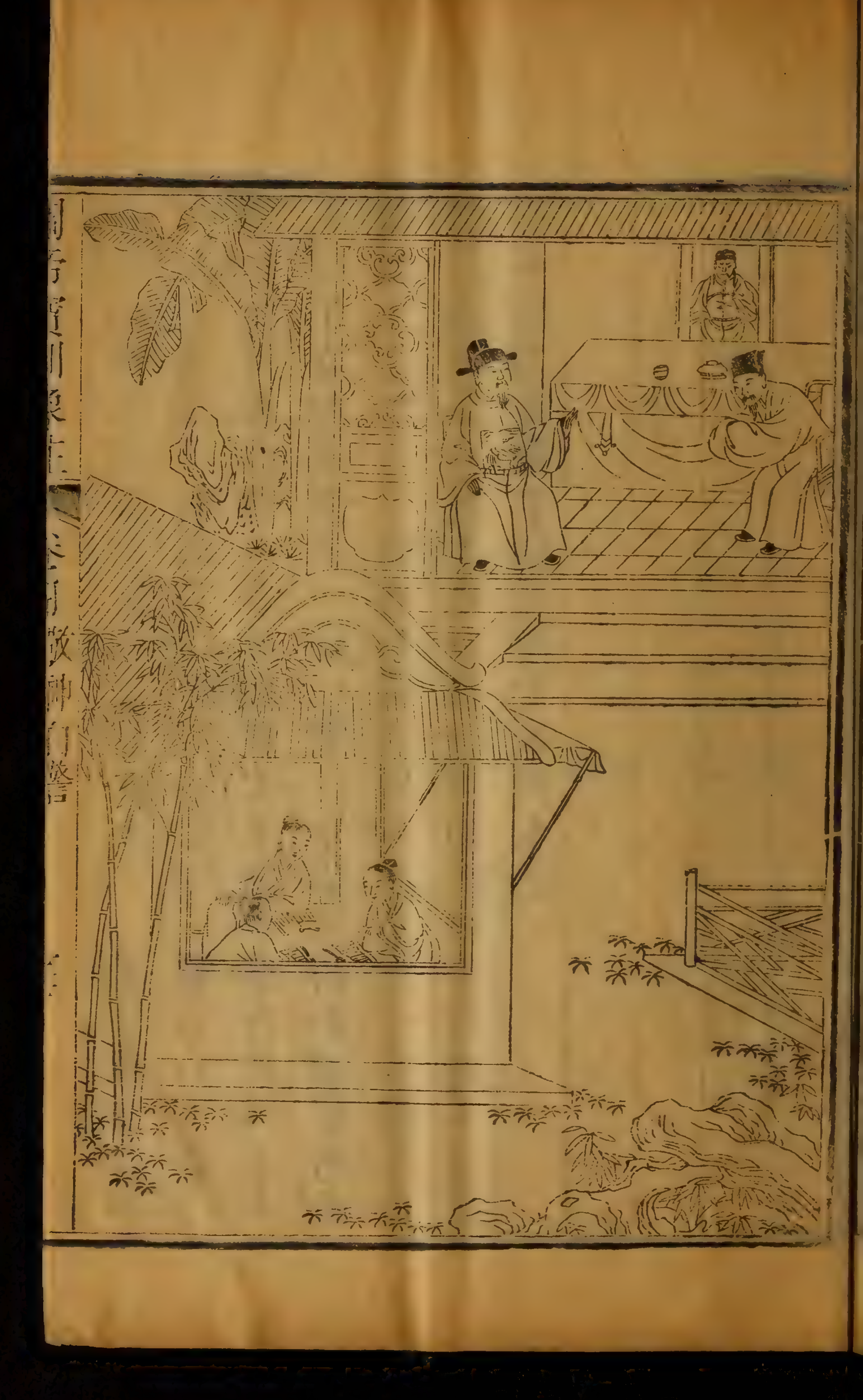
吳子芳大興人祖父兩世俱以貿易爲生至芳更盛每自歎曰吾今雖富不過享庸庸之福耳曷若後人書香蔚發爲朝廷用乎因計所入財除家用外盡行施濟爲文禱於

關帝但求保佑後人爲讀書種子足矣後生二子一以拔貢作學博一中舉人作邑令後世功名竟綿綿不斷云

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唯善可致

〔增註〕世人有不如意之事則思祈禱焉祈之而不應初猶以爲心未誠也再竭誠祈之或仍然不應則鮮不以爲天至高難憑神至幽莫測也而獨不見夫善人乎凡意中所想之處不移時而獲之即意外所未想之處亦因類而獲之而且纖禍不萌如雪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消也嘉祥旋至如雲之重重而集也何諸福之皆備焉亦惟行善可以致之耳彼不知爲善而妄有所祈者則何益之有哉





崔瑋。福州人。館於巨紳家。書房中供一 關帝像。東翁日夕來焚香。默言移時方去。瑋問曰。翁叩 關帝。有所祈乎。答曰。向所祈者。第一求母康健。次求諸子學有進。再次求人口平安。和氣聚於一庭。已蒙 帝佑。皆得如願。復何祈哉。我今之默言移時者。乃將日間所行事告 帝。借此自警。以冀善多而惡少也。瑋歎曰。翁如此修善。何禍不消。何福不集耶。後東翁富貴壽考。家門大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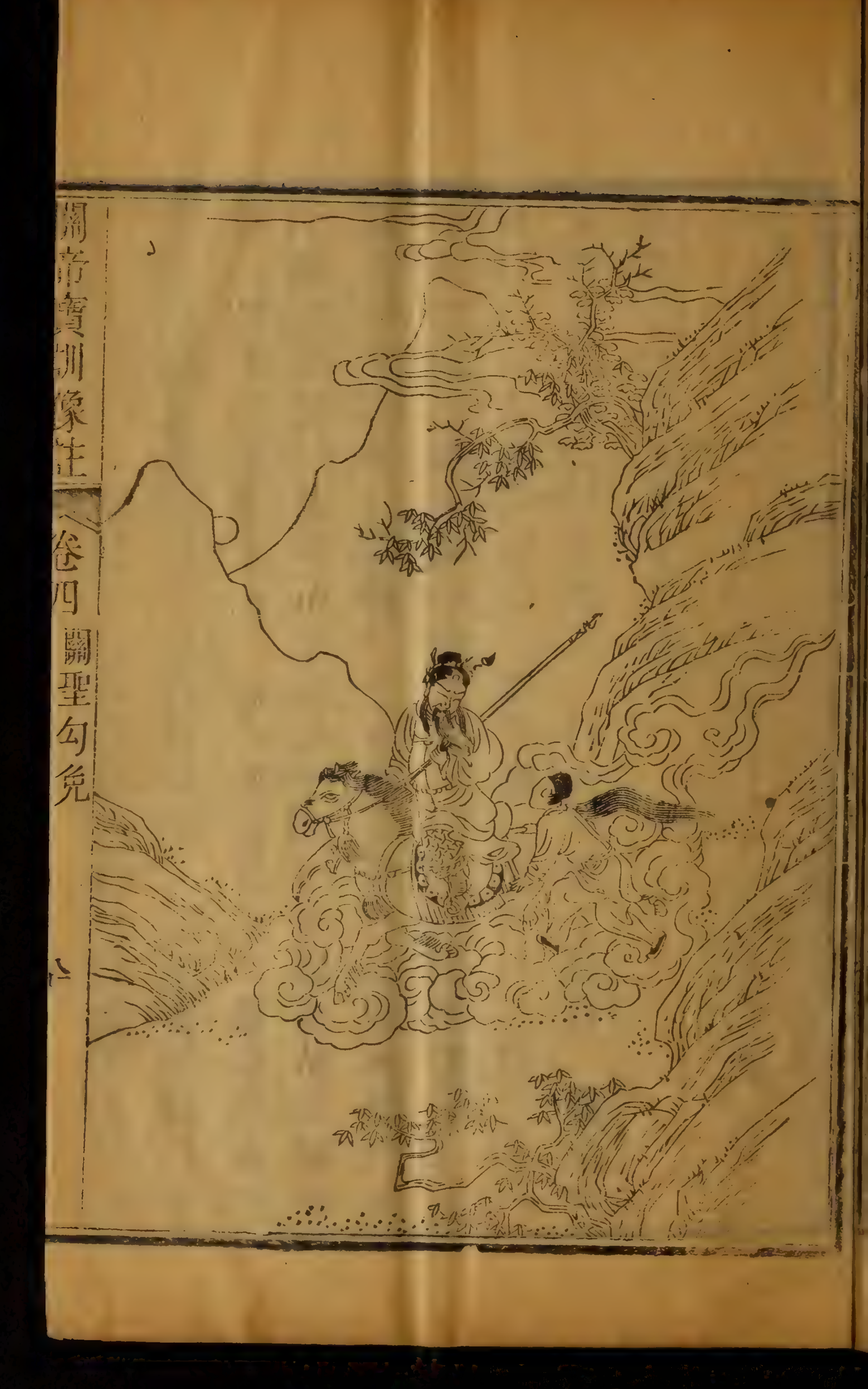
國朝張公諱廷琛大興人事親以孝聞移寓天津捐貲建義學立義塚復設廠賑粥以濟貧困歲以爲常授府通判因母老不赴選壽六十七與妻沈夫人無疾同日而逝子釗授懷慶太守諸孫繁衍鄉黨咸謂善人之報其更報之奇者初公之甥由閩藩罷任歸假公別墅蓄二妓其夕忽有鬼作厲使二妓不得臥遂移寓駱家後事敗被叅欵及妓事駱姓株累破家向使公之別墅不有鬼逐二妓則駱姓之禍公受之矣噫鬼神福善之妙用豈人之所能測耶

同里婁熙績記

吾本無私惟佑善人衆善奉行毋怠厥志

〔增論〕關帝高明配天精忠貫日神靈顯應迥倍尋常寧有纖毫之或私歟而獨於善人則若或私之者蓋帝之在世扶正除奸賞善罰惡神之在天猶如在世凡遇善人上悅 帝心暗中嘉與黙輔惟勤多方愛護禍去福臻豈 帝之有私於若人哉亦惟其善之是佑耳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故欲求 帝佑者不在享祀以祈禱惟在衆善之奉行無論善端之大小善事之難易胥虔奉而勉行焉則衆善日積而日廣矣而最可患者奉行之志不專則怠忽之念猝起日日爲善而一日違善即怠矣時時修善而一時遺善即怠矣

怠則厭而思廢。日即於下流而不知何所底止。悲夫。關帝深慮於此。故於寶訓之終。自言無私。又言佑善。而更申言力行勿怠。其詞懇懇。不惜剖肺腑以示之。其意惓惓。不啻垂涕泣而道之。凡我世人。若能仰思　關帝訓世之苦衷。而勉善以自修。　帝斷未有不默佑之者也。



明于保解州人萬歷初補戍雲南騰越州其妻王氏在家孝姑頗通文義將粒作信香日夕禱　關聖前誦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後歲餘于保在伍晚行遇赤面長髯人呼保曰爾婦孝姑虔爾欲歸養母乎保答曰欲歸乃呼令揪馬馳行獵獵風聲已落平沙中知是解州城外因抵家叩門王氏與姑驚疑保道所以方出迎抱哭隨詣　關聖廟叩謝明日赴州告狀移文騰越州查之保僅離伍一日而伍簿上且有　關聖勾免四字保自此遂得免戍


帝賜黃金

明李準濬縣人天啟年間開雜糧店貲本僅千金好行善約善友七人結一矜殘會凡丐人口啞目瞽足跛以及老病奄奄者皆破格施濟七人各持疏募金多寡皆供於關帝前以明無他久之六人以賠累難支次第辭去準乃虔心奉行家貲賠盡終無怠志但泣訴於 關帝祈暗中庇護一日準在宇掘地埋胞衣得黃金十錠前辭會六人聞知皆赧然曰此 關帝之賜也



